

古今說部叢書

第四集

二

中國圖書公司 和記出版

實業學校用

曾月如輯譯

實業電報學

一册 定價六角

西國電學家言。汗牛充棟。是編就譯者所見數十百種中。擇其關於電報學者。摘譯其菁英。凡所取材。專適於我國現今各局之所用者而止。譯者從事斯學二十餘載。經驗既富。學識自充。凡遇西書所無者。悉據閱歷所得。以補其闕漏。圖必精審。說必詳盡。末附正切表。供測算時檢查。并附中西物料名目表。凡我國電報公用之名稱及相傳之俗稱。皆有所取正。

蜀徵紀聞

青浦王翊德甫撰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予從定邊右副將軍溫公福於永昌。將襲緬。會四川金川土司索諾木與革什咱土司拉旺斯布登夙有隙。隱為兼併計。四月乘其浴於溫泉。掩擊殺之。取其地。先是金川有女欲與革什咱婚。土司拉旺斯布叛奔於金川。索諾木妻以女遣回。革什咱令伺土司便。則刺之。朗卡瓦爾遂至革什咱。不遠五里。拉旺斯布登往洛朗卡瓦爾。佳以告金川。遂遣阿布策。枉乘其不備。襲殺之。金遂以衆侵明正土司。而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者。本與金川同祖。且娶索諾木妹。自上年已指沃日土司色達拉為咒詛。致其父子患病。且年歲不登。舉兵攻之。於是大學士兼總督阿公爾泰親至達圍。諭以順逆利害。并割沃日舊寨及日耳地界。小金川色達拉退棲於達圍。僧格桑始歛兵退。然番人重佛教。嘗遣人赴西藏禮達喇嘛。謂之熬茶。喇嘛番僧之謂達賴。梵言海謂其智慧。法力如海也。居西藏之布達拉山。寺大。詔小。詔甘丹。諸寺皆其所屬。西藏本杜爾伯特地。與天竺五印度隣。自唐以來。即崇尚桑門。教主云。西方自在佛。總理天下釋與之分治。其民頌給金冊。金寶。其印文云。西方自在佛。總理天下釋。

教普通日赤拉坦喇達賴喇嘛之印以國語漢字蒙古唐古忒四種
 字刻之凡喇嘛皆着黃帽喇嘛之印以國語漢字蒙古唐古忒四種
 尼世降生也達賴喇嘛自轉為教授其理者名堪布其大
 第一子名瑚克圖大弟子降生亦如喇嘛其理者名堪布其大
 弟子名四章嘉折尊巴地默爾多爾濟多穆帕其教以工
 落伍齊地有紅教喇嘛戴紅帽主教者多爾濟多穆帕其教以工
 類善呪使鬼神風雨為能與達賴喇嘛宗清淨者稍間故令協助黃
 幻且使達賴之類又每歲冬番人入內地傭工謂之下填及是有司惡僧格桑桀
 喇嘛統轄之類又每歲冬番人入內地傭工謂之下填及是有司惡僧格桑桀
 驚禁其人勿許出境於是僧格桑疑色達拉實陰慫恿之聞革什咱事乃復圍
 沃日之日隆木耳達圍抵斑爛山皆築礮守之阿公乃奏言僧格桑凶狡反覆
 非大創不可自往南路打箭爐調兵進剿而令提督董君天弼赴西路討小金
 川天弼偵山神溝有間道思掩之時八月連日雨雪遇賊兵皆潰松潘鎮總兵
 福昌攻斑爛山亦敗事聞上念兩金川番人素犷悍不靖而僧格桑索諾木
 皆年少凶醜狂悖不誅後患且無已時然金川自傅公恒經畧後羈縻臣服垂
 二十餘年又路險不可攻且兩酋勾結久若兼討必益為死黨滋蔓難制上
 因決策先勦小金川滅僧格桑則索諾木必懼而聽命然阿公遷延畏葸弗勝

任。命德公補總督四川。趣阿公入閣辦事。會德公在途。奏緬事不稱。旨罷。爲一等侍衛。復令阿公兼總督如故。終以其嫻吏治。不習軍旅。於是止襲緬之舉。命右副將軍馳往四川。區處軍事。時前副將軍阿公桂芳以緬事革職在永昌。溫公以其久在四川。熟練邊事。奏請隨往自効。二十五日得旨。授阿公四川總督。溫公又奏言。自永昌至四川。雖有山僻小路。詢之地方官。稱係夷苗雜處之地。人夫牲畜稀少。沿途並無住宿村莊。必須長行騾馬。馱載鍋帳。轉恐不能遠行。應由省東霑益州。經貴州威寧畢節。一路入蜀。共五十五站。星馳前往。計十月二十間可至成都。在滇之滿洲兵二百。黔兵三千。應令參贊大臣五岱及雲南昭通鎮總兵官馬彪率之。分隊隨後啟程。二十八日遂行。參軍事者兵部員外郎巴君尼輝尙君安及主事王君日杏趙君文哲皆同行。辰刻雨。頃之晴。所過官坡威寧哨鐵索橋。泥途滑滑。徒御頗爲艱窘。戌刻抵杉木河。憩三十日丑刻行。薄寒中人。殊不可忍。辰刻過漾濞。稻畦已刈矣。今秋雨多。百溪怒漲。漾江水尤訇鏗。蹴沓可畏。酉刻抵合江。飯已。段生雲程來。生家於此。其父子

兄弟皆學官弟子。上年五月二十二日。余主其家。會密雨。倚樓望四山。雲霧曉。霧。遠檣皆竹樹。與溪水。鱗鳴徹夜。枕上因作四絕句。所謂兩年七度紀山程。伏。雨。闌。風。馬。倦。行。好。語。南。樓。絃。誦。士。澤。車。歎。段。足。生。平。者。也。生。出。詩。文。質。正。且。欲。求。師。時。予。門。人。蔣。檢。討。鳴。鹿。方。主。大。理。書。院。講。席。乃。作。書。使。往。受。業。焉。至。是。中。夜。走。送。頗。感。其。意。贈。以。一。絕。云。戎。馬。間。關。日。江。山。搖。落。辰。憐。君。中。夜。別。萬。里。話。窮。塵。

十月初一日寅刻過龍尾關。日出過趙州。憶去年經此州南十餘里有飛來寺。寺爲景泰六年中涓所修。後殿殊高。登之可瞰百餘里。時點蒼方出雲不見頂。洱海在杳靄空濛間。如一幢潑墨畫。今過此尙味爽。不及登也。午刻過白崖。戌刻抵雲南驛。

初二日子刻行。辰刻至普湖。時戶部右侍郎桂公林亦銜命赴川辦理軍事。爲副將軍作書與之。訊兩金川近日情狀。飯已至天神堂。有微逕通鸚鵡塘。林木陰翳。黃葉時墮。沿路流水淙淙。景物極幽寂。然地下沮洳。夏秋弗可行也。夕

抵沙樓。已見初月。

初三日過呂合。至楚雄。飯於同年太守周君際清廨中。見宗人誦芬大令。草草不得語也。夕抵廣通。接德制軍。福來信云。已督兵渡明正土司河。攻取礪樓數座。戮番衆百餘人。

初四日過捨資祿。豐皆啜茗而去。及暮微雨。抵鍊象關。俗名老雅關也。

初五日子刻行。雨甚。乃舍輿而馬。黎明至安寧州。未刻過碧鷄關。重臺梅萼已糝。薦紅。蓋在滇。四見此花矣。爲之憮然。申刻抵省。復晤法謹亭。明博晰齋。明諸公。是夕諾肇仁撫軍促小飲。二鼓歸。諸事拉雜。弗能寐也。

初六日辰刻將行。有歌者楊邇來送。意態頗掩抑。楊本貴州人。向爲吳制府達善所眷。因徙居昆明。曩以詩贈之。有錯認生來神女廟。畫梁初日是芳名之句。就道雨甚。過板橋。與唐再可。思明府余庚。有慶長同知小坐話別而去。亥刻始抵楊林。

初七日寅刻行。巳刻過易龍。戌刻抵馬龍。署州事平君。垂敬來見。同年瑤海。聖

臺之弟也。

初八日丑刻行。巳刻過松林驛。又八十里。戌刻抵炎方驛。卽來遠驛也。南寧令楊君興邦以部署驛事在此。中夜來謁。余方據案作文檄。相對惘然。

初九日微陰。辰刻過霑益州。自易龍以東。地頗平敞。申刻至宣威州。則四山環抱。林莽復蔽虧矣。夕抵淪塘驛。郵舍僅數椽。疥牆濕地。弗可憩也。飯畢卽行。西風作。五鼓寒甚。

初十日辰刻渡可渡橋。橋長數十丈。雄壯險阨。滇黔接壤處也。亥刻抵威寧。時趙君雲松翼新授貴西兵備道抵省。聞予輩來。乘遽至此。令候人來迎。過舍小飲。出近詩見示。中如打牛坪諸作。皆雄傑可喜。知州崇君。士錦。江蘇天長人。爲癸酉同年。是夕往憇其署。作奏草。

十一日辰刻過鄧子坎。又四十里過渾水塘。四十里過水槽。黔中多雨泥淖。殊窘於行。四十里抵七家灣。得旨知阿公爾泰破小金川四寨。盡復明正土司地。進攻約哨大寨。游擊宋元俊之力爲多。宋安徽鳳陽人。在川久。熟習番人蹤

跡故能然。上嘉之。特擢爲副將。

十二日四十里過平山哨。又四十里過新屯。又四十里過高山舖。又四十里抵畢節。時已亥正三刻矣。

十三日已刻拜摺後行。畢節爲黔滇兩省銅運總匯處。市集甚盛。行二十里度七里橋。上爲七星關。氣象頗雄闊。又四十里抵層臺。俗名孫家集。時同年戴君涵在此辦理驛事。憶戊子冬赴滇時。君由玉屏令擢定番知州。方謝事。今復署黔西州。三年賦別。世故滋多。秉燭絮語。爲之淒絕。

十四日行五十里過白崖。又五十里未刻過赤水河。一名齊郎水。其源出貴州赤水衛故名。流至四川合水縣。入於大江。水色深綠。扁舟以渡河西。卽四川界也。登岸村舍半塌。無坐處。食粥少許。行又三十里下山甚峭。俗以判官腦呼之。時雨大作。行頗艱險。又二十里戌刻抵摩泥。有微月。村家早閉門。無可棲止者。久之得一空舍。蓋萬壽宮也。取火市米。呼守舍一嫗炊飯。飯輿人去。

十五日子刻過半邊山。止於逆旅。無人。夫不能行。秉燭危坐。因思查君儉堂禮

方爲四川松茂兵備道。小金川各夷境皆其所轄也。乃作詩四章寄之。云烽火

頻年歷瘴鄉。又隨定遠過華陽。陌刀二百軍鋒銳。見牛叢與南詔緯斯書組甲三千殺

氣揚。謂滿洲兵二百星拂參旗開北路。地窮井絡入西羌。書生參佐眞何補。聚

米憑君指戰場。決策凌冬鏖賊壕。木坪瓦寺陣雲高。維夷何敢思蠶食。上將重

煩運豹韜。羽檄徵兵三道集。繩橋輓粟萬夫號。熏香畫省南吳客。約服頻憐壓

孟勞。東華游醮昔時同。撞酒搖刀讖語中。擁傳君先辭薊北。從軍我亦度岡東。

緬人稱老官屯爲岡東梅花人日勞相憶。杜宇春山望不窮。何意天涯雙鬢白。維關風

雪並臨戎。杜陸清才萬古傳。敢誇詩筆門前賢。江山寥落身將老。戎馬間關病

未捐。遠道驚心悲陟岵。餘生回首念歸田。祇應共醉郵筒酒。欲訴牢愁更惘然。

比曉始雇貿易人。舁輿以行五十里。過普市。市在山半。又四十里。西刻過滴水

舖。始轟有供帳具。又四十里。亥刻抵永甯。

十五日卯刻過老軍營。又三十里。已刻過馬嶺。又四十里。未刻至江門驛。驛西

清水河。源於雲南鎮雄州。及是太平山始通舟楫。聞副將軍已從水路往。蓋自

江門至瀘州。應歷大洲渠壩納谿三驛。凡一百六十里。若乘舟順流。半日可達也。酉刻予同兵部員外郎尙安後改名伊綿亦登舟。江出兩崖間。水湍急。所謂江門峽。尤悍。舟至是忽落數丈。其旁巨石如獐獅奔馬。皆與船舫戛擊。初見山腰遠火上下。與舟人呼嘯。頃之齊列峽側。因是峽險惡。晚行尤不易。故土人把火來照云。時儻從不寐數日矣。是夕皆熟睡。

十六日寅刻起。倚艦眺望。微月將墮。水雲空濛。舟人指云。前納谿縣也。遶縣境北行。水漸逆。是爲清水河。入大江處。頃之見大江從西來。冲澗渺瀰。又東行二十里。午刻至瀘州。閭閻富庶。市集繁華。蓋雲南之銅皆於此運。江行故然。寓舍堂軒整饬。蓋川南道行署也。時尙君小極。憇久之乃行。三十里抵林坎驛。則二更餘矣。

十七日子刻行。辰刻過嘉明驛。明隆慶間都蠻之亂。曾設通判於此。理糧餉。後裁五十里。過石燕河。又二十里。亥刻抵隆昌。縣令朱君雲駿出見。無錫人。頗工詩。官蜀後所刻萬里集。尤多佳者。如瀘州云。萬頃波光碧玉流。鐵瀘城畔繫扁

舟恰當煙雨空濛候。訪到江山平遠樓。吳楚帆檣來極浦。巴渝箏笛動新愁。尊前賴有蘭言契。懷抱憑開互唱酬。抵富順云。小別江陽已隔年。沿緣山色策吟韉。四圍翠篠遮紅樹。一逕清流帶碧煙。墟市簫聲沽酒伴。江濱燈火賣魚船。使君底事偏相左。訪到西湖意惘然。資陽縣云。嘉樹俯清流。涼蟬吟早秋。城環金雁水。人上木蘭舟。向夕洒微雨。橫波明遠鷗。酒帘飄隔岸。覓取醉鄉侯。蓬溪縣云。林密疑無路。峯迴儼步虛。犬聲流水外。風信落花初。臺古畱仙韭。山深產石魚。咨詢良足慰。閭井樂安居。皆清唱也。銜杯晤語。移時而別。

十八日行三十里。辰刻過雙鳳驛。又三十里過稗木鎮。又三十里未刻過內江縣。江水自灌縣來分爲二。此支由成都之北繞縣郭流至瀘州入江。故謂之內也。又六十里戌刻抵營山鎮。飯已小憩。

十九日子刻沿唐明渡行六十里。渡中江。寅刻過資州。辰刻過金帶舖。又四十里午刻過南津驛。又六十里未刻抵資陽。中江自北來。遶城東行。至城南而資溪水自西來注之。城在資溪東。故謂資陽。令山東孫君煒出迎甚恭。予弟秋汀

敗焜富順縣丞。以協理驛務在此。不相見者十五年矣。一則天涯薄宦。一則雪嶺從軍。草草數語而別。不覺墮淚也。又四十里戍刻抵臨江寺。

二十日子刻行六十里至簡州。知州陸君元鼎出見。蘇州人名醫薛生白壻。飯已。七十里過龍泉驛。以近龍泉山名。又七十里抵成都。則副將軍已於十八日至。阿公於十九日至。寓皇華館。在城之北。

二十一日詢各路軍情。打箭爐距章谷四百里。章谷距約咱二十餘里。中隔河夷人用皮船往來。今造舟以渡。南路漢兵屯練共八千餘人。阿公爾泰與副都統鐵君保總兵英君泰及宋君元俊率以分攻賊寨。董天弼有兵五千四百名。以西路山峻險。於九月三十日從山神溝往木坪。爲進攻甲金達計。是月十四日兵始集。方議以二十四日由堯磧前進云。先是兩金川事起。阿公爾泰意臨之以兵。逆酋必懼。遵約束退兵。故兵糧諸事。咸未及爲久計。暨德制府至。始令布政司設軍需局專辦。悉仿十三年金川用兵事例。支用報銷。至是軍需局報稱各路共運糧四萬三千六百餘石。派夫一萬二千二百餘人。各營可撥火藥。

共十萬九千二百餘觔。鉛子火繩等物稱。是是夕得。旨。王昶著賞給主事。所有分例。准其支食。

二十二日與司道諸君相見。時布政使劉君益謝病。以李君本代其任。漢軍正藍旗人也。按察使李君世傑。貴州黔西人。亦新任此。川北兵備道吳君文燮。江蘇高郵人。成都府知府蘇君爾通。阿滿洲鑲藍旗人。同知韓君萊。曾江蘇長洲人。洗馬立方先生。彥曾之弟。華陽令賈君廷彥。山西陽曲人。成都令褚君端北。亦長洲人。辛未進士。二十年前。曾在紫陽書院借讀書。署金堂令陳君大文。吳縣人。昔年翁徵君玉行主其家。故亦數與相見。以上諸君。皆辦軍需局事者。同年學政孟君超然。以吏部考功司郎中應是任。時任將滿矣。接任者爲宗人府主事馮君應榴。尙未至也。又前重慶府知府朱君子穎。孝純。朱君都中舊好。以詩鳴。與布政使李君有親。應迴避。赴吏部改補別省。因有賠項。貧甚未能完。是以羈寓於此。

二十三日南部令凌君夢曾來見。君爲茗柯先生文孫。予辛巳會試所取士。及

晚得旨。以賊人設碣固守。乃所特爲抗拒官軍之計。我兵卽奮勇攻擊。賊必悉力支持。不惟曠日玩時。且恐兵丁或有傷損。昔年訥親辨理金川事宜。曾以撲碣獲罪。阿爾泰等何欲蹈其覆轍。自當暫舍堅碣。繞越他路而進。方合避實擊虛之道。

二十四日副將軍奏言體察小金川形勢。西南兩路最爲扼要。昔年經略傅恒征金川。亦由斑爛一路。自應從此進兵。但今滿洲黔兵來抵成都。尙需時日。臣謹先馳往南路。與阿爾泰商辦一切。奏上乃行。味爽出城四五里許。有武侯祠。少陵所詠丞相祠堂也。三十里過雙流縣。大江從黃勝岡東南流至灌縣。分爲二支。及崇慶又分爲二。自溫江流入境內。故縣以名。在縣北者名大阜江。在縣南者名楊柳河。實皆岷江所分。至眉州合流。行五六里渡楊柳河。又十里過新津縣。又三十里過斜江。江源出大邑縣鶴鳴山。東流入於邛水。又三十里抵邛州。漏下三鼓矣。邛州知州曹君焜嘉善人。以敏幹稱。是夕來。余擁衾將臥。數語而別。不暇抵掌論時事也。自成都至邛州。沃野數百里。溝塍如繡。道途如砥。村

莊相望。桑柳猗猗。豆莢麥苗。皆青葱彌望。錦城天府之言良信。

二十五日子刻從邛州行三十里過百丈驛。入名山縣境。蓋古百丈縣。縣東有百丈山。因名。下有河源。出蓮花山。流入蒲江。注於鐵溪。飯已行。自此而南路漸犖確。六十里申刻過名山縣。益峻峭。皆蒙山之支山也。又四十里抵雅州府城東二里。水聲潺潺然。邛水也。俗名長潰。江源自邛崃山經州界。東入青衣江。箬橋布其上。時已戌刻。署知府江君權遣人邀至署。君昔為兵部郎中。庚辰順天鄉試。辛巳會試。皆與予為同考官。相善。秉燭絮語。酒罷始歸館舍。

二十六日丑刻燃炬行。上下坡礮。旁長潰水噴激不絕。所謂自由山也。凡五十里過觀音鋪。又二十里過嚴道。漢文帝賜鄧通嚴道銅山。得鑄錢。卽此。又三十里過榮經縣。復行。雨作。既夕。雨益密。路益險。六十里抵小關山。宿於村民家。掃除半室。假寐頃之。

二十七日卯刻行。雨霽。十里過大關山。視小關山倍峻。懸崖路絕。輒編木為橋。半插巖間。半支木杪。志云。明洪武間曹震始修鑿者。其下盈路皆圓石如卵。蓋

夏秋間四山瀑水齊下。萬石磨盪推激成此。又十里登大相公嶺。相傳諸葛武侯南征所經。絕巔有公廟。遺像清高。搢衣再拜。時雨雪。輿人皆僵凍。索粥糜少許食之。坐望山西北面。雲霧瀾漫。一無所見。有頃循嶺而下。俗名七十四盤。卽九折坂。爲王陽停馭。王尊叱馭處。是日辰刻。副將軍抵清溪縣。江君權報董君以二十四日從札古壩攻破甲金達山。賊酋潰走。並得牛廠。不日可入達圍。副將軍乃飛騎來迎。予既至。令草奏畧言斑斕山一帶賊人。多建礮卡。從前福昌因兵力單弱。未能卽進。若於此一路乘勢進攻。不惟與董天弼會合。且直搗美諾。勢較捷便。但天弼既經深入。自當添兵接續。現有成都滿兵四百名。調往南路。甫抵雅州。距木坪堯磧不遠。令其速赴天弼軍營。協同進剿。並派遣副都統常保柱及侍衛等率領以往。至籌度機宜。臣應卽赴西路云。蓋斑斕山至美諾。以達圍爲咽喉。今董君既往牛廠進攻。賊人如棄達圍去。必不守斑斕。若分力以拒牛廠之兵。則斑斕守禦單弱。亦必易克。故亟取道於此。

二十八日奏上乃還。還過大相公嶺時。初霽。雲濤如海。日光照之。作白毫光色。

清溪城郭及各山皆覆其下。惟遙見大雪山數峯。卓立天際。如瑤簪玉笏。眞偉觀也。是日抵榮經宿。

二十九日至名山宿。

三十日至邛州宿。

十一月初一日至新津雨。抵雙流宿。

初二日還至成都。知參贊大臣已率第一起滿洲兵於初一日馳往西路。

初三日朱子穎來。以小溟集詩見示。感激拂稟有奇氣。與昔年所見迥別。損之劇稱飛鳥與人爭道路。啼猿知我憶家鄉。二語殆非其至者。子穎索予爲序。且述往歲遊峨嵋名勝甚詳。予不覺褰裳欲往也。口占一絕示之云。雞足峨嵋兩處尊。此來不用徵征魂。天知宿業多聞在。使作頭陀入願門。蓋予在雲南曾謁雞足山。敬禮大迦葉尊者。華頂道場尊者。頭陀第一。而普賢菩薩摩訶薩。則願門第一也。安得筇杖短笠。往遂此志耶。

初四日副將軍令以初五日啓行。會秋汀於六日前奉檄署邛縣事。邛距成都

五十里。第一站也。秋汀邀予先一夕往。爲聯牀話舊計。乃摒擋軍書。舉以日入。三商行時。彙日勞勩。肩輿中假寐頗熟。亥刻抵郫。與秋汀相見。殊憤憤也。

初五日子刻飯罷。秋汀出示梁山舟侍講所書淨名賢首經冊。字極佳。跋亦工絕。歲將暮矣。西冷春早。疎梅殘雪。想翻韞庵中清興。何如。視予輩短衣匹馬。日

與老兵爲侶者。豈堪對藐姑射神人耶。感歎不已。作十絕句以示秋汀。拋擲江鄉水竹緣。飄零薄宦滯西川。誰知蕉萃楓江客。慘綠當年最少年。射雉城西木

葉凋。一樽風雪晚蕭蕭。如何東閣淒涼夢。又在清江萬里橋。君與予在如皋官舍中聚處最久衰老渾如病葉零。憐君雙鬢尙青青。觀河面皺誰能識。差喜鄉音剪燭聽。小

雪經冰逼歲除。蠟梅花向膽瓶舒。忽思翻韞菴居士。宿火清齋寫梵書。短几虛櫺象曲牀。殘僧風味儘蒼涼。也無人向重簾底。擁髻挑燈說故鄉。君內子已歸吳下而

細君亦畱敘州衙齋清如也香楠萬本隔花陬。瘴雨蠻煙木客愁。閱盡千山筇杖底。何人碑版記西樓。君三年來被制府檄入雷波山中探運香楠故用震川李西樓墓以志感草檄談兵絕徼趨。如雷

礮入萬人呼。誰堪更向巴渝路。滿目干戈着腐儒。南蠻定後又西戎。絕域分明

指顧中。曾記據鞍吟嘯處。雪山雲海蕩晴空。十七年前七字詩。最憐白石有清詞。征衣和雪年年浣。又是天涯歲暮時。

君曩以白石道人歸吳興。五絕句書扇見寄。故感及之。

虎頭

無復問封侯。垂老心情憶故邱。安得鄉園老兄弟。青篲同上釣魚舟。頃之日將出行。又三十里過崇義鋪。道路平直。不減雙流新津間。又三十里過灌縣。時已下春微雨。四面巖嶂鑿天。縣城迤邐屬山半。出西門俯瞰大道。若建瓴然。其旁大江環之。三國志蜀建興十四年。幸渝登觀坂。觀汝水之流。又晉書何旅云。地名觀坂。自上觀下。殆卽謂此。循江行。其左離堆。蓋秦時李冰所鑿。上爲伏龍觀。土人云。觀有鐵索沉於江。每歲易以新。則舊索浮出行二里。過二郎神廟。陸放翁詩。觀英惠王廟。卽此。廟頗壯麗。望天彭闕。青城山皆在雲霧罨靄中。又三十里。亥刻過娘子嶺。抵尤谿小憩。

初六日丑刻行。雨止風甚寒。卯刻過映秀灣村。屋索湯茗不可得。吹爐火擁之。少頃而去。自是以西。山腰路益窄。岷江在腳底下。數千百尺。皆亂石穿空。驚濤捲雪。又三十里過興文坪。已入汶川境矣。自茂州松潘衛至灌縣。峯巒高下。亘

千餘里不絕。俱岷山也。志稱汶川在岷山中。故險峭尤甚云。又三十里過桃關。舊有索橋。過橋西卽草坡。路較從汶川行近二站。乾隆十二三年。軍行皆由此。後兵罷撤橋。復由汶川。以舊設汛兵。可詰察往來夷衆也。至是兵備道查君禮請復之。方鳩工。又行三十里抵汶川縣。縣城纔半里。民居不滿三四百。無館舍。查君余舊識也。方以督理軍需駐此。乃往就之。夜闌剪燭相對如夢間。以兵夫胥役叫號驟突。不復能成寐。

初七日。日將出行。以索橋險。必天明始可度也。出城五里。岷江從北來。橋界其上。長凡百餘丈。纜竹爲索。橫亘空中。人行輒蕩漾顛簸。心目暈眩。久之渡橋。沿草坡河折而南。卽興文坪。桃關對岸。路尺許。下臨千仞。雪後冰凍。控馬行殊可畏也。是河一源於沙派溝。一源於龍潭溝。下流入岷江。又三十里過礪頭。始見所謂礪者。圍牆俱以碎石壘成之。上施木梁。以石板平其頂。可行可坐。番人家其間。中萃而高者爲戰礪。高至二十餘丈。蓋瞭望之所也。旁插旗大小以百數。用唐古忒旁行字體。書梵經於上。沿途有轉經樓。其制於水石湍急處架屋。屋

內書經於旗。揮旗於輪。寘輪於水。使水激而轉之。番人亦身佩小銅盒。中貯經。作輪以轉。每一轉。謂抵諷誦一次。且可致福。其愚陋若此。又三十里抵草坡瓦寺。土司行署。自汝川徼外。皆加渴瓦寺安撫使地。西訖於斑爛山。與沃日接壤。是署前提督岳君鍾琪建。爲巡邊憩息處。後以畀土司。屋宇頗爽塏。整敞。土司桑朗溫登。蓋故土司桑朗溫愷弟。以姪幼。故代理土司事。年已七十餘。頗恭謹。初八日行三十里。飯於樹林口。其旁溪水瀾瀾然。卽龍潭溝也。自是登天舍山。山上下六十餘里。路本峻。又皆在山陰。爲日色所不到。是以冰雪凍結。其堅如鐵。光如鏡。健馬輒仆而下。步行者亦無可置足。余易布鞵。踏石罅。援柝枝。或先登者引以手。始得稍稍蟻附上。久之登其顛。路旁巨木。率數百年物。積雪縈之。如千萬玉龍糾結。番人云。此山洞有龍神。人結屋居此。必爲冰雹所擊。其凌迄五六月始解。號爲至險。前經略傅公恒經此。上稔其勞瘁。遂封忠勇公。下山滑彌甚。兩役人持余臂夾行。稍不自持。輒與役夫俱跌。日暮山盡。抵格節薩樓於草房。四壁編竹爲之。風縷縷入。腰脚酸澀。不復能舉掉。飲粥糜少許睡。

初九日天明。自格節薩行三十里。過跟達橋。橋下水源於斑爛山。經納凹山址。流至汶川縣之娘子嶺。入於江。其西有袤徑。可由別蚌山通小金川。橋間新蓋草屋數十間。以供軍士頓宿。飯已行三里。登納凹山。細路如線。略通騎。又三十里。陟山頂。則積雪層冰。不減天舍山矣。山陰峭險。凍滑。步行三十里。下抵燒湯宿。

初十日行三十里。過溪。卽二道橋也。有捷徑。可由得爾密通小金川。又三十里。抵臥龍關。關如礪狀。凡軍糧火藥。悉侍儲於此。以供轉運。畱都司一人。以兵三百成焉。

十一日自臥龍關三十里。抵巖洞。

十二日三十餘里。過頭道橋。抵山神溝。時松潘鎮福君昌先以兵一千七百餘人駐此。皆屢次敗。多不可用。副將軍乃畱駐五日。俟重慶鎮總兵和君邦額率重慶兵五百人。川北兵三百人至。又擇福君營內兵千人。合滿洲兵共二千人。率領先進。

十三日得旨。以此次進勦。當一舉集事。如現兵不敷分撥。卽添派黔陝之兵。備用。亦所宜然。已諭文綬。李湖。選備二千。兼飭軍器等項。聽候調發。時小金川攻沃日之日。隆木耳諸寨。以次破之。惟達圍未下。被困久。糧將盡。土司色達拉弟羊滿太。以勇幹稱。由水竇逸出。詣董君軍營求救。復遣人由間道行二日。以書來告急。時隨營有沃日兵一百六十餘人。請發回。率以進援。從之。

十四日僧格桑遣番人持稟來。言小金川向係恭順。土司因沃日爲非理。故興兵報仇。非敢抗拒。天朝何以屢次進討。副將軍乃移檄諭頭目及番人等。以罪在僧格桑一人。其脅從者如來投順。仍與安居復業。且諭僧格桑父土司澤旺。使縛逆子以獻。澤旺人本鷲下。年老矣。爲子鈐制。退居於登達占固。其侵軼隣封事。皆僧格桑主之。澤旺不與聞也。

十六日雅安知縣阮君樹。報賊人以初九日夜乘雪劫董君營。董君退舍。甲金達山牛廠復爲賊據。

十七日行二十餘里。至龍巖止營。軍需局議於貴州陝西二省。各撥火藥三十

萬劬。

十八日時距賊境甚近。乃以五鼓行。而令營中各置百餘人。燎薪擊鼓如故。蓋恐賊覺。扼險抗拒也。路極滑。馬步半之。黎明登鄧生山。滑尤劇。十餘里登其巔。曉寒凜冽。鬚髭間塵土與冰稜相結。小坐頃之。復行四十餘里。抵向陽坪。以道路方向考之。礪頭抵燒湯。皆自北而南。燒湯抵向陽坪。皆自東而西。向陽坪抵沃日諸寨。皆自南而北。揆諸鳥道。礪頭徑直沃日。不過百餘里。惟中隔崇山積雪。故紆繞四百餘里耳。

二十一日自向陽坪上山行三十里爲大石包。又三十里抵斑斕山。半山石皆黃黑有梭。如植夜叉髮。如千萬刀戟攢簇而成。山面南爲正峯。賊簇四十礪甚固。中二礪若城闕然。其東西嶺亦有石卡。卡者聚亂石爲牆。上無障。蓋賊所倚以抗拒者也。是日五鼓。副將軍分兵進攻。侵晨大霧。繼以雪。福君先以兵攻東嶺各卡取之。諸將進搏東大礪。賊伺我軍稍近。發火鎗。我軍舉巨砲摧其二礪。其西大礪在高峯側。峯石如虎豹鋸齒。賊度不能登。侍衛額森退率兵騰以上。

用鎗石擊之。賊驚。喑瑟縮。四礮將取次克。至三更寒甚。軍士竟日不得飲食。齒戰手足僵凍。賊三百人從日隆來。穿小徑以薄我軍。軍士不能禦。潰而下山。副將軍手弓射三人。潰者乃止。徐收軍還向陽坪。是役也。副都統莽君喀察為火鎗傷臂。鉛子穿骨而出。參領納蘭圖占皮納及游擊觀泰皆死之。而觀泰受八創。墜雪窖中。及克後始得其尸焉。

二十二日副將軍以攻賊狀聞。自劾請罪。詔慰諭之。

二十四日副將軍奏請飛調貴州續派兵二千。及陝甘兵三千。迅速赴川。合力進勦。是日家丹宸日杏至於軍。丹宸舊直軍機處。由戶部郎中出為貴州銅仁府知府。以事應鑄九級。相國請以自隨。詔用為中書舍人。入滇後會病。至是始至。

二十八日先是董君遣守備袁國璉由別蚌山攻賊寨。千總韓世貴為小金川所獲。縛至美諾。拘兩月餘。至是僧格桑使人送還。副將軍以聞於朝。既而有旨令韓世貴赴京問狀。

二十九日得旨。以小金川一事。由阿爾泰養癰貽患。若仍以閣臣兼辦總督事。貽悞不知何底。因降旨革職。以副將軍爲大學士。侍郎桂公林總督四川。相國具奏辭不允。

十二月初一日得桂公書。於二十一日攻取約咱。

初六日閱邸抄。余補授吏部考功司。

初八日馬彪率黔兵至。小金川人籠塔爾逸出來投。知守斑爛山者爲末利阿什咱。守日隆者爲魯勒爾。守日耳者爲別思滿土舍安篤爾。與僧格桑計事者爲蒙固阿什咱兄弟。通事虎兒及金川頭目諸人。

初十日得旨。以僧格桑力不能支。必竄入金川。苟延殘喘。自不得不向金川勒索。若索諾木深知畏懼。卽將逆酋擒獻。並還革什咱之地。請罪軍門。原可宥其既往。萬一梗命匿逋。斷難歇手。現派健銳火器兩營兵二千名。令科爾沁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率領起程。合力進剿。

十二日夜復分兵進攻斑爛山。參贊大臣先行。總兵馬君彪次之。相國率第三

隊先後進發。

十三日晨。仍取東山梁石卡得。旨復命阿公爾泰爲散秩大臣。以得約咱

錄鑄礮功也。且令總理糧餉。

十四日攻如前。午刻得。旨以提督董天弼屢挫敗革職。留於軍營効力。令阿

公署任統其軍。

十五日晨。破南向東首一大礮。餘賊遂棄各礮去。是晚常保柱及侍衛哈爾九等至於軍。言董天弼同副都統常保柱。川北鎮總兵牛天昇。自甲金達帥兵。取蒲松岡小徑。行七日。以十四日抵達圍。沃日兵從寨內應之。戮擒十餘人。賊潰走。遂率兵收木耳日隆。賊人在別蚌山。得爾密曾頭溝者。皆撤歸守日耳。是役也。哈爾九及遊擊□□守備袁國璉戰最力云。

十六日休軍得。旨謂攻斑爛山將士功。綠營弗與。以潰而下也。

十七日進發。過斑爛山。山石哈呀犖。無數尺平者。過巔。其陰積雪深二三尺。往往沒膝。崖陵步步。須人扶掖。行五六里。雪盡始可騎。又行十餘里。兩山迫逼。

疑無路者。循山址以行。忽望南麓如屏風。松數萬株。俱着脚石罅。不附膚土。蓋松林口也。沿途飛泉凝結。冰稜墳起。殆不能留馬足。又數里峯迴路轉。抵日隆。自草坡至此。皆層崖疊嶂。石骨峻嶒。夷人率於山頭坡角。墾闢數稜。種青稞蕎麥。無可以畝計者。故夷人所收。僅支半歲之食。自冬徂春。則携婦子往茂州保縣。汶川爲傭自給。居恒磨糧作粉。雜糠麩漬水。飭之名糲粍。圓徑寸許。日食二三。以果腹。亦竟有噉糲葡掘大黃根爲食者。頭人始得和豆粉。土司則切牛肉加餅上。烙半熟捲而食之。內地甘脆。亦不得嘗也。其斑斕各山產大黃貝母諸藥物。人行輒喘。蓋地瘠薄苦寒。惡劣無用如此。至日隆稍有平壤。是以小金川欲奪焉。將入寨。土司色達拉率其二子來迎。聞魯勒爾之據日隆也。驅丁男往章谷約哨充兵。留婦稚五六十人於寨。臨去有沃日男人四。并殺之。惟阿冲者先逸出得免。

十八日由日隆行三十里至木耳占寨。依山爲礪。中隔一溪。深數百丈。下溪水怒流。蓋發源於卓克基之夢碧山。西南流入打箭爐河者。橋橫其上。使以一二

百人斷橋守之。未易過也。遵橋而行。崖石峭削。詭怪百出。非中國山水所有。又三十里抵達圍。召把總洪廷瑞問故。曰某於四月內派赴達圍防汛。有漢兵二十人。土練二百人。米四百石。六月初五日半夜。小金川人千餘來圍達圍。并占寨外水卡。羊滿太與頭目阿吉得爾實率兵百餘人出戰。三次奪水卡。又擒生口三十四人。小金川懼羊滿太之勇善衝突也。乃於東北西三面築礮卡四十九座。又起木城亘其南。思坐困之。至十二月初糧盡。取酒糟苳殼及牛皮煮食之。微官兵至。旦夕且不能守。相國以狀聞。上嘉焉。擢廷瑞爲守備。羊滿太爲土都司。

二十二日。四川行兵舊例。以山徑峭仄。不可用馬馱載。故皆役州縣民。背運糧米火藥銅鐵諸物。謂之站夫。西路兵萬餘人。日支糧百餘石。須夫三百人運之。又應運火藥銅鐵之夫。稱是自草坡至向陽坪十四站。已須站夫萬人。而凡綠營兵一千人。須長夫四百人。合計滿漢兵萬餘人。又須夫四千餘人。前此軍需局雖派各州縣民一萬二千。以應西路之用。然地方官祇令鄉保率領以行。沿

途無程限。無檢驗。往往遲留停滯。甚有逋逸者。是以兵抵汝川時。夫不足用。查君禮撤站夫爲長夫以應之。而站夫又缺。及是兵至達圍。距向陽坪三站。復須站夫幾二千人。無可撥者。糧缺乏。軍中噉粥三日。是晚督糧事重慶府吳君一嵩以糧數百石至。衆心始定。

二十二日。查君在雜谷。以詩見憶。余次韻答之。旌竿毳幕遠層層。風起焚輪不自勝。沃日每夕多大風。掠地雅翎翻雪色。凝霜馬背起冰稜。礪城隱隔前山霧。堠火齊明半夜燈。同是戰場同晚歲。新詩吟罷涕沾膺。

二十三日。入達圍寨。寨凡三層。其制下以棲夷人。中層右土司居之。左爲喇嘛誦經所。中供佛。上層則土司婦女所憩也。夷人皆上衣下裳。婦女服長衣。內着袴。辮髮作數十條。約以繩。其衣率鬪毯氍毹之屬。附以雜色。男人戴喇嘛帽。頭目耳綴大環二。瓦寺沃日人。皆薙髮作辮。金川則多蓄髮。

二十四日。得旨。以小金川本係土司。何以所具稟上用演化禪師印。蓋四川西北境土司。其種多從西藏來。用喇嘛封號。因其俗相沿不改。故金川以寺名。

而沃日亦稱瀟頂淨慈妙智國師。至近日始易之。然檢閱舊案。小金川嘉爾利泰坡以康熙五年歸誠。予印信。而志稱順治九年。又以嘉爾利泰坡爲湯鵬。年時既舛。音譯復誤。通志不足憑如此。

二十五日晨。雪。貴州威寧鎮總兵王君萬邦報帥續調黔兵二千至成都。初相國過黔。見王君勇幹可任。時適續調黔兵。因請令其統領。至是南路需兵亟。桂制府林檄赴約。是日攻四道灣。一作斯當安。距日耳五里。礮不克。

二十六日。相國以福昌庸闇無能。劾罷之。得旨。令宋元俊爲松潘鎮總兵。是日得姪審淵風儀信。審淵丁卯孝廉。工詩。五言尤妥帖排奭。時人罕有倫比。宰湖北者十年。今以終制起補。揀發來成都。方委查灌縣糧務。

二十七日。秋汀以果茗見貽。且索題載酒凌雲詩冊。凌雲寺在嘉州九頂山下。爲濛汶沫三江會合處。有朱子穎畫極佳。其詩則懷謝東墅。壩章約軒。謙恒吳杉亭。煥之作。皆秋汀舊好也。余跋三百餘言歸之。晚得宋元俊信。十七日已克西山喇嘛寺。

二十八日。時小金川乞兵於金川。索諾木以六寨人助之。築木城於南山巔。與日耳犄角。而四道灣礮樓。築在巖紆曲處。礮不能直中。又下俯仄路如綫。錯以亂石。頗爲嶮峻。乃分兵爲三路。馬總兵彪帥兵由北山繞出四道巖後。牛天昇以其屬涉礮水而南。登南山取馬爾瓦爾濟。而相國與阿公督兵從中道攻之。發礮斃其頭人阿場。及夕。馬彪兵復越其後。賊出拒殺百餘人。遂棄礮走。二十九日。大軍抵日耳。日耳寨在平田中。發礮輒洞之。賊人讐不敢出。掘窳潛其中。我兵近寨。則以火鎗抵禦。南北山上。皆有賊據守。互相應援。三十日。攻如故。日下春。有沃日夷人克爾佳。先爲小金川所掠。至是從達拉山殺其監者逃出。云賊人將夾擊南山之兵。乃往告牛天昇。使爲備。賊果先以百數十人擾北山。而悉力攻南山。我軍守備精整。禦之。自二更迄四更。賊始退。余偕相國督戰。顧眎四山。燎火萬餘簇。鎗礮如轟雷激電。與士卒踴嘯聲相聞。山下水激激悲鳴。殆非人境。不知此夕爲除夕也。

三十七年壬辰正月初一日。時將領俱督兵分布各隘。望闕朝正。惟相國參贊

大臣提督暨余輩五人爾。北山官兵食乾糲已三日矣。令負米以濟之。

初二日。攻如前。有沃日番人攜其母逸出。晚大風。

初三日。陝西提督汪騰龍報自西安起程。先是阿公爾泰與桂侍郎林奏言南路分防要隘。及各路守卡。已用兵六千餘人。餘二千不敷進勦。請於貴州續調兵三千。陝甘續調兵三千。湖廣調用二千。奏入。上以楚兵輕懦不堪用。而黔兵兩次所調已至五千名。乃復令陝甘如數撥遣。汪騰龍奏請帥以赴川。詔許之。

初四日。得西安布政使畢君秋帆沅書。并以詩寄。憶中有句云。人血蘸題詩句健。鬼燐照夜夢魂荒。殊爲雄特。

初五日。擊賊北山下。走之。至晚。侍衛額森退帥三百人襲北山。賊援崖而上。未及半。路峭立不可置足。少憩。賊覺。鎗石並發。持一二時不能駐。乃相率走下。旁有石卡。復爲賊所奪。

初六日。獲大金川人沙拉。云小金川遣使求救于索諾木。不允。三往。乃助以十

九寨十寨四百餘人往約咱山。達爾三登領之。九寨三百餘人來日耳。達什策枉及納木拱甲領之。索諾木戒母與官軍決勝。母與小金川守礪屯於南山。以爲之援。如事亟則往美諾取其妹歸。而小金川頭目約以夾攻官軍。是夕有備賊潛至。輒用火鎗擊却之。

初七日。攻如前。及晚。賊攻北山。分四道進。都司黃壯略守備王廷玉擊却之。失礪三。聞僧格桑親至沃日寨。嗾番人力守。登山望官軍而還。

初八日。江君權來見時各路夫糧火藥須用甚亟。多不繼。制府乃令按察使李君世傑駐打箭爐。總管南路。建昌道白君瀛駐木坪總管中路。而令君攝鹽驛道事。駐臥龍關。督辦糧站。故由甲金達來至此。

初九日。晨得桂制府書云。十二月二十七日攻取卡了。其郭松甲木兩處亦計日可得。

初十日。先是白君瀛以三路官兵須用夫五萬餘。每夫一日官給米一升。銀八分。非負運日則有米無銀。且甲金達一路。遇賊多有傷死者。民憚于行。故僉一

夫役三月。率助銀十八兩。鄉里苦之。且入春恐廢農作。因請循往例。令商人轉運以濟軍。制府下軍需局議行之。至是商運抵臥龍關者五百。

十一日。甘肅河州協副將色倫太以西寧兵千人。由松潘至于軍營。

十二日。得旨。平定僧格桑後。以小金川及金川所退革什咱地。設兵立鎮。控扼金川。使不得與諸土司勾結讐殺。而色達拉選懦無能。令遷于成都。別立幹練者爲土司。頃之。復令予色達拉土十戶職銜。以其地番衆爲屯兵。使耕種自給。

十三日。桂制府以正月初二日攻取郭松甲木。

十四日。時賊據北山西巔。馬彪爲所扼。久之不得進。參贊大臣乃自率兵往助之。

十五日夜。參贊大臣合馬彪色倫太等兵三千五百人。由色布色爾前襲沃日寨。

十六日。聞參贊大臣至別思蠻嶺。與賊遇。雪深山險未得進。蓋日耳寨北山後。

爲碩藏噶山。又西北爲普爾瑪山。又北爲色布色爾山。又西北爲別思蠻嶺。從別思蠻行西達美諾。西北可通瞻固登達。是以賊聚於高峯荒莽間。伺官軍所指。悉力守禦。

十七日。參贊大臣令侍衛烏什哈達率二百人。循北山陰西行。遇賊擊敗之。據山巔。見山半有餘賊。帥衆逐之。且度賊勢窘。礮亦易取。欲下與大軍合攻。礮至晚。賊潛伺林莽間者突出。反據山巔以擊我軍。潰走。

十八日。得旨。錄攻四道灣將士功。是夕賊夜犯西寧兵。兵潰。色倫太力戰。爲賊所殺。侍衛三達爾領南山兵。襲得隆覺寨。取之。

十九日。得桂制府書。正月初八日。取噶爾金。斃其紅衣頭目一人。賊衆五十餘人。議由達烏進攻孫克宗。

二十日。甘肅固原鎮總兵書明阿帥兵一千。自別蚌山至于軍。是日軍需局報三路官兵夫役。共計約八萬人。前所運糧十四萬餘石。用已過半。今復於各州縣派米十六萬石。以爲半年之用。更餘固原兵驚訛傳有賊至。軍士競發火器。

使侍衛往止之始定。相國乃鞭把總一人。貫三人耳。以徇于軍。

二十一日。興漢鎮總兵張大經帥陝西兵一千自木坪至于軍。參贊大臣獨劾烏什哈達失事。及馬彪不發兵接應之罪。

二十二日。鑄大砲重四千觔。食子三十五觔。鑄法用白土爲坯。白炭鎔之。役夫負運二物。須千餘人。及是成。相國提督親祭。殺牛羊。鬻之。桂制府奏南路賊人內多金川番衆。是索諾木黨。惡顯然。自當接討。以奠邊圉。

二十三日。先是相國至汝川。令查君禮隨營。知雜事。會福昌言三雜谷各願出兵會勦小金川。三雜谷者。卓克基松岡梭磨也。二十八九年間。三土司與綽斯甲巴底巴旺沃日小金川黨壩瓦寺號九土司。嘗合力攻大金川。弗能克。嗣小金川先與金川合。三雜谷亦首鼠兩端。而金川先以妹妻松岡。又以革什咱女予黨壩。爲比昵。各土司計。時三雜谷中梭磨女土司卓爾瑪爲長。知恭順。金川乃遣頭目來約和親。復欲立其姪楊忠旺爾吉司革什咱。卓爾瑪雖不從。然往來日密。福昌不知也。阿公爾泰亦允之。命與提督議行。及相國至向陽坪。乃命

調三土司三千人屬總兵書明阿帥固原兵一千統之。由曾頭溝大板招進討。蓋曾頭溝可通澤旺所居之瞻固。擒澤旺。僧格桑必奪氣。且大兵從西南兩路進。而曾頭溝從東北來。小金川自不能支。議定奏聞。乃令查君赴別蚌山。會副將五福往駐樸頭。調其兵。而雜谷度與小金川來往蹤跡。內地必知之。已懼。且有司以禁小金川人下壩。故並禁雜谷番民。於是益自疑。小金川復使人揚言。大兵由梭磨境入曾頭溝。實欲襲三土司。雜谷信之。乃遣其頭人言比歲荒歉。不能自存活。乞免出兵。且阻糧運之入梭磨境者。於是茂州松潘武職。皆謂梭磨歛火藥軍器。又於納札諸處下寨閱兵。邊民相驚恐。查君以報。請免調。相國許之。因遣人慰三雜谷卓爾瑪撤兵歸。而查君回至松潘。五福亦還駐樸頭。是晚朱君子穎至。子穎以謝事閑官。乃走千餘里。踰絕險來觀軍營。其好奇如此。二十四日。時烏什哈達復取北山巔。賊亦築卡于山半石突起處。我軍攻之。必轉出其下。且旁路如綫。僅容一人魚貫行。則賊于卡中舉火鎗以待。易受創。賊又於山下連築五石卡。東南屬于礪。而北援山半之卡。中築石牆。以相聯絡。卯

刻攻之。殺守卡賊十二人。賊死拒。我軍陣亡者四十餘人。傷者百五十餘人。重慶千總趙全柱最勇敢。是晨中火鎗歿。侍衛伊里庫佛倫泰皆被傷。大礮裂重鑄之。

二十五日。賜巴圖魯名號。巴圖魯。國語言勇也。舊制。凡力戰有功。賜此號。前兩次攻斑斕。上命察侍衛章京最勇者錄以聞。于是先後給參領官達色侍衛呼尼爾圖等七人。且賚以銀百兩。是日子穎歸成都。

二十七日。時馬爾瓦爾濟西爲特爾爾山。又西爲得爾迷山。又西爲帕爾卡山。至山半復有一峯特起。爲阿喀木雅嶺。賊作卡。復以木城守之。晨。牛天昇帥衆往襲。賊迎拒。我軍反走。傷者二十餘人。攬牌以木爲之。爲所得。賊用以補礮。缺處。晚捕得生口。云安篤爾還守別思蠻寨。蒙固阿薩拉代領其衆。

二十八日。牛天昇同侍衛以一千四百人分三隊。復欲奪阿喀木雅。賊突從松林中出。前二隊潰。後隊擊賊走之。賊下山仍據卡以守。

二十九日。汪騰龍報陝甘兵三千馳赴南路。時南路已調募新兵五千餘。益以

黔陝甘兵五千。蓋添兵萬餘人。

二月初一日晨雪。晚逾急。入夜始霽。桂制府書來。言賊死守東山梁。不得卽抵達烏。是夕大礮中賊寨大礮。摧其半。然上年賊斂沃日之糧。聚于日耳者多。因藉以固守。而南山兵三千。北山兵四千。皆以次駐。袤延幾五六十里。賊伺間出擾。不能撤。露處者月餘矣。上於封事中屢傳問官兵好否。以是人感激思奮。不知疲也。

初二日得旨。令預籌進討金川事宜。又以四川邊外諸番。多用西藏語。而地名率與唐古忒字音不合。命國師章嘉瑚土克圖重譯之。如沃日改爲鄂克什。斑爛山改爲巴朗拉。日耳改爲資哩。餘倣此。日午北山兵復攻山半石卡。不克。初三日。時參贊遣人據山梁已久。攻石卡終未得克。相國乃移大礮至對嶺擊之。

初五日。沃日人章喀勒逸田云。賊人欲劫營。方卜。吉不吉。未可知也。普爾瑪山角有寺。賊恐官軍據此。清晨焚燬之。未刻得旨。令桂制府移檄斥索諾木助。

兵之非。令其撤回。或僧格桑逸走。則擒以獻。尙可賞罪。

初六日。章喀勒復云。日耳寨中無水。其南有泉。賊築石卡護之。自寨掘溝以通于卡。俾來往取水者。不爲鎗礮所中。去年僧格桑之攻日耳也。募匠人爲板屋。二下。寘輪推至卡旁。攻塌之。沃日人乏水。守八日始出奔。予以聞于相國。於是命將領移礮以擊石卡。是夕僧格桑以書來。言沃日無理。仇必報。乃已。乞將軍剖斷。不答。

初八日。晨大雪。雲霧迷漫。不辨嶺嶂。頃之始霽。時大礮屢鑄屢裂。是日雅州府運銅七千觔至營。白君瀛之力也。達圍日隆小逕。多通賊境者。遣和邦額往守之。是時有旨。問滿洲兵應否遣用。相國奏言。滿洲兵啓行須賞賜。在途須廩給。費用繁鉅。較綠營數倍。比抵蜀。則崇山仄逕。騎射無所施。如應增兵。不如別開綠營爲善。

初九日。未刻雨雹。始聞雷。索諾木以書來。請爲沃日小金川議和。相國移檄責之。略言。金川若縛僧格桑以獻。可永受恩澤。否則自守其地。亦無大咎。昨聞汝

爲小金川助。兵念汝父郎卡暮年恭順。汝未必願爲人受過。是以尙未深信。汝等徼外土司。地等彈丸。人不及數百戶。一歲廢耕。不免餓殍。何能久與大兵相抗。禍福利害。其善審之。

初十日。時侍衛三達爾帥兵據南山巔。賊絕其水道。糧餉亦不繼。乃徐徐自拔。歸賊從林莽中發火鎗邀之。兵爭走下山。傷者數十人。蹶而觸木石傷者。又二百餘人。三達爾中鎗歿。富敏泰墜於崖。傷甚劇。申刻得旨。馬彪烏什哈達均革職留任。以參贊劾之也。上軫念將士在行間久。頗勞瘁。戒相國毋過于嚴厲。致失人心。且以阿公本舊人。而五公往時部曲也。令每事調護之。

十一日得旨。以阿公爲參贊大臣。且命密陳相國治軍狀。始知參贊五公已劾相國拒人言。失人心。及性情躁急。馭下過苛諸事。故昨有旨告誡。十二日先是。上得五公奏。命軍機大臣焚之。以時方急進討。欲諸大臣和衷共濟。弗窮治也。及是念事蹟不可不明。乃命相國以所劾諸事明白回奏。是夕三鼓奏上。具陳五公乖謬狀。阿公密奏並發。行時五公令參領巴延泰。自木拉

底斯巔以次築卡傳山下。凡十卡。思絕賊來路。賊爭之。失四卡。傷者二百人。十三日得同年褚君筠心廷璋書。君時督學楚南。

十六日大雪。五福報緯斯甲土司遣人來。言前金川喉使松岡取其六宗地。今三雜爲金川煽惑。各發兵守境。以防漢兵。寨內空虛。欲以兵取故所失地。相國許之。

十七日副都統莽喀察以傷歿于臥龍關。

十八日得旨。以攻圍日耳月餘。恐師老氣疲。當覓間道繞行。以期速捷。相國等奏言。今各處山梁險要處。賊人無不設立礮卡死守。若分兵繞道而進。非四五千。人不能得利。且多有積雪未消。陡險難行之處。而北山五岱先後帶去四千一百名。南山各鎮將分去三千數百名。中路攻擊日耳之兵。不過二千。實不敷再行分撥。

十九日桂制府咨示奏草。言官軍抵墨壅溝。山險路窄。賊固守且雨雪多。弗能前進。而索諾木助惡顯然。及詰其狀。則詭稱隨從其妹之人。爲小金川所使。且

屢以要求革什咱地爲辭。恐將來不復能退。出今賊酋西南兩路助。兵革什咱地勢不能多人戍守。應乘其不備。掩襲取之。已遣人察探道路得實。當令宋國俊統甘涼兵及留守後路之兵以往。是晚大風。繼以雨。

二十一日得

旨。言五岱本烏拉齊人。

烏拉齊黑龍江所轄。馭車者之稱。蓋賤之也。

以其勇於戰

陣。故擢至此。若汝等不能容。則識見庫鄙。與五岱無異。自後宜同心計事。毋存私意。

二十二日索諾木復以書來。諱助兵。言如許。與沃日小金川議和。當令其設咒。番人所最重。咒時以佛經戴於頂。懼冥謫。終身不敢悔。溫公等奏其書。不答。二十三日時欲取阿喀木雅賊寨。而得爾迷山半有卡。急不能破。探知特爾爾山下有小徑。可攀援至得爾迷。又半山有密箐。遺兵口百名。令牛天興及烏什哈達領之。先一夕往設伏。又遣兵二百名在箐林外接應。又分兵二百名截山上賊來援。又令牛天興先撥數十人下山誘之。是日阿喀木雅寨中賊見我兵少。出寨敵迎。我兵還走。賊尾隨之。近箐林。伏兵從旁出。直壓而下。殺賊數十名。

餘竄入山下礮內拒守。山上卡中賊衆。見官軍接戰。亦自上來援。所派二百兵。在山坡截擊。亦殺賊二三十人。賊退回。會天暝陰雨。乃撤兵。

二十四日北山坡下有三路。皆爲賊饋送道。因坡北一路。逼近北山官兵。沿溪南一路。又逼叅將成德兵。賊皆不敢行。惟中路離溪較遠。來往如故。乃令成德築礮臺於溪南。蚤夜發礮以擊中路。又每夕遣兵過溪。見賊人偷越。卽擒殺之。二十六日時日耳礮寨已摧毀。賊僅恃礮根石牆以自蔽。因令竟夜發砲。使不得乘間修補。數日牆毀益甚。可衝越。乃先一夕遣兵六百名。分攻北山兩石卡。使賊不能相救。又令成德沿山溪下伏兵。以截阿喀木雅接應。又知會北山參贊五公。屬其聞信合擊。是日昧爽。官兵分隊進。而礮寨外有深溝。猝不能越。賊覺拒守。官軍相持至已刻。乃回阿喀木雅。賊人聞日耳鎗聲來援。溪下兵突出。殲四十餘人。餘竄還舊路。而三等侍衛哈爾九陣亡。哈爾九者。滿洲人。以其祖戰功。世襲雲騎尉。父愛達哈。護軍校也。三十三年。從明公。瑞討緬。轉戰至猛育。被創傷甚。臥于地。見同隊侍衛等。以馬授之。曰。我將死。惜此馬爲賊所得。固辭。

卒不受而去。其後奏報死事官員。愛達哈以無佐驗列爲未出。兵部未出者。其人率陷于緬境。不能死。不應復予世職。因令再詢愛達哈存亡狀。阿公桂具以實聞。久之不報。哈爾九痛父死之未明也。思立功自見。冀得陳訴于朝。由是每戰必先登。是晨直前抉卡石。中鎗自左掖達于右以歿。五年中父子皆戰死。軍中多痛惜之。

二十七日金川人彤錫攜其妻阿滿來奔。彤錫頗明慧。能道兩金川事。言僧格桑遣人告索諾木云。我寡兄弟。汝姊又無子。本願以地屬金川。前者攻沃日。亦爲金川拓地。若不我救。當以地讓官軍。而東身歸金川。於是索諾木助之兵。且以餅米易小金川人所得官軍礮子。蓋金川有大礮故也。溫公令往成都安置之。

二十九日澤旺以書來。辨與沃日仇殺故。且乞漢官一人來。當責其子受約束。又與馬詔蛟書。詔蛟總兵馬良柱。先是良柱在四川。頗爲番衆所服。今詔蛟復爲維州協都司。小金川等土司。皆其所轄。故溫公置弗答。而令詔蛟作檄諭。

澤旺親詣軍門請罪。

三月初一日得

旨以相國劾參贊五公乖謬令阿公赴北山代統其衆且命

科爾沁親王

色布騰巴爾珠爾

偕大司馬豐公昇額以前月二十一日乘遽發京師來

訊狀復令選派陝西甘肅兵三千赴四川時以桂制府襲革什咱調黔兵二千赴南路矣故有是命

初二日得桂制府書先是阿公聞綽斯甲欲取六宗乃作書與制府言九土司

中綽斯甲地差大幾倍于金川前此金川謀與諸土司侵之嗾松岡取六宗而

自取甲爾戎填其地爲通革什咱要隘綽斯甲與革什咱同族

姓得什容中

若許復

革什咱後立綽斯甲子弟爲土司令發兵襲甲爾戎則金川來往路絕其守革

什咱者必潰書未至制府亦得其詳遣守備陳定國往綽斯甲使圖之

初三日被褻日也晨起寒甚望達圍斑斕飛雪皓然入暮復微雪

初四日隨阿公赴木雅斯底過日耳北山稍下至水磨有木城設百人戍之爲

官軍取水處過瀾復上嶺箐林頗密路斗絕又亂石犖确不可以走馬嶺半忽

大雪。及營始霽。遙望四面雪山巉絕。而阿喀木雅寨在得爾迷山麓。隱然隆起。處山田春麥。已茸茸出土。先是五公本欲從色卜色爾往襲沃日舊寨。色卜色爾者。番語三角之謂。其地北直別思蠻。西下沃日。東通達圍故云。而別思蠻沃日皆賊人來路。馬彪以一千二百人駐此不可動。其外均重巒複嶺。兵少不能往。乃西由普爾瑪山半。繞至薩札思。截日耳賊人後路。令參領巴延泰漸次築卡而下。將及中路。賊來爭奪。去傷者百餘人。賊又于山根設卡。且伏岩洞中拒守。其與日耳犄角之第一卡。在螺旋突起處。用大礮轟之。賊亦擁穴自護。而路峭窄萬不可攻。五公督兵撲之八次。失利者七。宜也。

初五日。自色卜色爾至薩札卡二十餘座。皆增作石礮。以礮堅人少可守。撤各卡兵少許。以畀巴延泰。令其作卡。下逼賊人後路。是日賊遣人詣大營投馬詔。蛟書。先是奏進僧格桑稟詞。上以軍中收賊一紙書。輒欲藉以招降。甚非是。且詰問主使者。相國及阿公皆謝罪。是以相國諭詔蛟在北山。令往投阿公。卻之。

初六日有旨。令築礮臺以擊賊之窶於地者。又云賊果據險拒守。當悉力攻圍。弗懈。賊衆疲于支禦。不復能畊作。久之糧乏。必將自潰。持以數月。不過多費糧餉爾。今又撥三百萬以備軍需矣。又令黔兵至。時阿令統以襲登達。而北山兵則科爾沁親王代領之。

初九日賊知官軍將築卡。子刻乘大風雪。先築兩卡于路上。黎明督侍衛烏什哈達千總陳大綱等擊之。奪其卡。殲頭目二。及四十餘人。其自阿喀木雅來援者。額森時又擊卻之。是時連日皆大雪。初十日連築六礮于中路。賊警不敢出。

十一日寅刻賊棄日耳寨及各卡遁去。辰刻下山。經峯巔大石卡下五卡。見暴骨者甚衆。蓋前此七次攻撲時所亡士卒。益知兵必不可用。賈捐之李遐叔蘇子瞻所言尙未盡也。閱日耳寨寨在阜上。高三四層。每層間有地畝許。施鐵蒺藜。排籤於上。非絕其饋運。豈能克此。寨中無他物。惟梵經數十捆。悉唐古忒字。擇其整潔者進之。申刻參贊五公帥兵一千二百人循北山行至普爾瑪。直阿

喀木雅以西。是夕阿喀木雅寨中火起。賊人互相叫嘯。官軍策其將遁。果然。十二日子刻阿喀木雅賊遁去。退守木蘭壩。及美美卡。是日相國移營至阿喀木雅。蓋在得爾迷山址。山形墜。寨正在墜處。巉巖下。礮樓層疊。徑路陡折。仄細。力攻斷不能取也。

十三日得桂制府奏牘。言上年夏間金川滅革什咱。其頭目哇耳台等帥衆四十餘人內附。今詢之。云其地親戚多。可以招致使內應。乃遣其屬七立約所親甲格邦等皆許諾。且慮金川覺之。請早發兵。乃以二月初四日令宋元俊等由勺藏橋分兵。一路從郭宗濟野宗取木巴拉博租。一路由巴旺高日甲舉兩山取薩木多簪藏巴角。俱克之。收地七十餘里。又令參將常泰從噶達一路進圍黨里及角洛喇嘛寺。都司李天貴從毛牛一路進圍沙冲。元俊復往模子溝以絕金川援兵。分攻吉地官寨。

十七日查儉堂自松潘至。言雜谷番狡黠獷悍。非以書阻。書總兵。兵恐拒命。且是時已運火藥鉛子百數十包。糧一千餘石。銀四五萬兩。如爲所掠。則事益難。

已。因召其頭人至。飭令收貯。示之以不疑。幸而有濟。至今猶心悸也。十六日從阿公登普爾瑪山。行二十餘里。經覓斯角寨。有泉有林木。有山田。草頗美。可以飼馬。又十餘里抵營地。甚平。望隔溪沃日。蒙古龍登耳諸寨。層次可見。蓋山勢至此西折。諸寨在其間。山址交錯極峻險。其北折者。通別思蠻。一百四十餘里。可抵登達瞻固也。望美諾孫克宗方位。約略在目中。皆雪山照耀。林立雲際。沃日以東。形勢阻隘。以南山下之木蘭壩。北山下之美美卡爲最。木蘭壩寨。在得爾迷外。拉布木楚山之楚麓。自上至下。林莽叢密。卡柵層列。美美卡在山勢南北兩折間。兩面山崖斗削。中有一線仄路。從山脊蜿蜒而下。巔上礪房甚壯。仄路中凡陂陁突起者。無不築卡以守之。其麓又有寨數十間。牆兩重。且掘塹焉。東阻溪。北倚邦邦山。弗可圍。山址小徑爲矢石所及。亦弗能越也。俯視普爾瑪寨。僅半里許。寨牆頗殘毀。烟縷縷生。時有賊出入其間。不審其衆寡也。移兩巨砲以擊之。是夕四更。賊犯相國營。拒之。殲數人乃退。十七日秋汀書來。以清明病中相憶詩見示。云。愍愍春事等流波。君滯蠻荒我

臥疴。又是天涯歸未得。那堪小雪夜經過。兵戎萬里韶華逝。風雪千山感興多。
休忘五湖春水岸。桃花柳絮負漁蓑。

十八日得 旨。言所進雜谷金川番字稟詞。命章嘉國師覆譯。多有異同。且金川僧人既係索諾木。何以稟內復有莎羅奔之稱。而覆譯作洛卜奔。又有札勒達克。究竟是一是二。令查詢覆奏。蓋郎卡以三十五年死。女六人。子五人。長子亦死。第二四五子皆出家。惟三子倉朗。娶巴底卓克基之女。有兩妻。凡土司族姓爲僧。皆名莎羅奔。是時倉朗尙未襲封。土司事仍與諸兄弟共決之。故倉朗不專列名。索諾木蓋莎羅奔之訛也。是夕大風。雷雪達曉。不減嚴冬。

十九日科爾沁親王偕大司馬豐公至于軍。初科爾沁親王發京時。已授參贊大臣。而豐公僅主翰五公事。至是亦授爲參贊。令獻狀畢。分路統兵。二十日隨阿公赴阿喀木雅得。旨以彤錫爲藍翎侍衛。從軍進討。贍其妻子成都。蓋欲以是招徠番衆也。

二十一日桂制府以奏牘來。言是月初八日。宋元俊督軍攻吉地。于礮前圍擊。

而密令兵赴礪後穿地穴放火彈。頃之各礪火起。賊驚潰。殲僇甚衆。元俊進勦丹東。是日得旨。言進討金川。當分三路。黨琪一路。爲昔年岳鍾琪進兵地。令相國統兵進攻。佐以科爾沁親王。外桂制府一路。護軍統領明亮佐之。阿公一路。豐公佐之。令預籌事宜以奏。

二十二日回普爾瑪。科爾沁親王及豐公皆來。相度形勢。有小金川頭目阿冲。訥穆達爾二人來乞款。是日得桂制府書云。已克沙冲黨里。並攻獲札哇窠崖下礪寨。

二十三日科爾沁親王遣頭目回巢。告以澤旺如率僧格桑親詣軍門。或可贖罪。時科爾沁親王挾一喇嘛來。名工噶伊什。松岡人。父阿忠爲土司蒼枉大頭目。蒼枉誅阿忠亦見殺。工噶伊什逃入西藏。旋隨喇嘛至京師。爲章嘉國師弟子。蓋欲藉以招撫番人。解散其黨。不專恃兵力也。是日賊衆乘間出寨。掘草根食之。飢餓窘迫如此。

二十四日僧格桑復遣頭目阿噶爾甲來。阿喀木雅軍營。進虎豹皮及米麵果

物弗受。諭如前。且賚以緞布而遣之。

二十五日得旨。開下填之禁。乃爲檄告卓爾瑪。使所屬番人入邊備工如故。其松岡卓克基番民願進內地者。必經梭磨境。亦令卓爾瑪給票爲驗。乃准行。三土司同姓卓爾瑪之夫勒爾奔族分居長。故掌安撫司印。其松岡卓克基皆止長官司。又卓爾瑪革什咱女。金川滅革什咱。卓爾瑪有同仇焉。而松岡卓克基俱與兩金川勾結。松岡土司納穆爾佳尤不軌。初娶綽斯甲女。棄之。復娶金川女。其後母黨填女也。蒸之生一子。故是檄欲授權于卓爾瑪以制之。

二十六日得旨。以克什咱地。自宋元俊下叙功有差。又諭革什咱之巴底雪山。可通達烏孫克宗。今墨壘溝山嶺。賊人拒險難進。宜留汪騰龍鐵保率兵攻擊如故。而桂某別由巴底進取。爲出奇制勝之計。時三四日間。早晚皆大雪。山下則雨也。雲霧中往往走雷電。及見虹影。日出午間。蒸熱可袂衣。及晚巾幕皆凍。非重裘不爲暖。其時候如此。

二十七日。小金川大頭目七多安堵爾來謁。相國拒弗見。

二十八日。科爾沁親王命工噶伊什作書與雜谷三土司。及其兄弟之任事者。使發兵由曾頭溝襲登達。以贖前此抗拒之罪。是日金川遣其頭目塞達拉和爾朋來。獻佛像及虎豹皮諸物。具道僧格桑之罪。乞免討。科爾沁親王卻其物而慰諭之。令縛僧格桑以獻。則可全澤旺。救小金川人命。而索諾木不惟免罪。且有功。

二十九日。時攻普爾瑪六日矣。視普爾瑪寨與美美卡形勢相連。而美美卡迤北近湖有水卡。蓋賊取水處也。中間有四卡相接。必克此卡。賊取水之路始斷。乃於黎明出不意攻克之。而督兵橫築七卡於其中。日午。桂制府寄奏贖來。言自是月十七日。攻得札哇巢崖下礮寨。即分兵四路。一路由札哇窠溝內奪阿仰山梁。一路由東山梁架砲轟推隔岸阿仰礮寨。一路由東山。一路由墨壘溝進取。至十九日。賊勢稍懈。官兵奮力並進。阿仰墨壘均已攻克。二十日進克達烏。

三十日子刻。賊驅數百人攻所築七卡。擊走之。乃復築木城。設兵嚴守。是日復

奏進勦金川道路。畧言乾隆十二三年進兵。十路七路分合不常。十二年分

一路由美諾攻納美臥溝水調大戰。色底丹噶攻達。溝曾遠等

寨一路由美諾攻納美臥溝水調大戰。色底丹噶攻達。溝曾遠等

斗章黨噶作固山娘進馬奈一邦等寨。一路由阿仰粟米山等路

由章黨噶作固山娘進馬奈一邦等寨。一路由阿仰粟米山等路

等寨十三年分。木城雙礮雜由美諾攻。江卡會達。納占等處。一木卡

由卡撒攻右山。木城雙礮雜由美諾攻。江卡會達。納占等處。一木卡

雙礮阿利等處。力一卡撒攻昔嶺石城。木岡及西溝等處。一木卡

由卡撒攻右山。木城雙礮雜由美諾攻。江卡會達。納占等處。一木卡

火燒梁等處。力一卡撒攻昔嶺石城。木岡及西溝等處。一木卡

其攻納地。巴旺仰菌馬奈邦及卡噶。作固山跟難。一處。由章谷達

章谷攻納地。巴旺仰菌馬奈邦及卡噶。作固山跟難。一處。由章谷達

會所居勒圍官寨及刮耳崖為主。其一為卡撒路。由小金川美諾至刮耳崖有

五站。前經畧傳恒等進兵。由此其一為黨堪路。由維州二道橋。經梭磨卓克基

松岡夷境至黨堪。再進即抵勒歪。共十餘站。皆崎嶇難走。而黨堪之滅金嶺。尤

為險隘。乾隆十一年。本省先派兵駐此。其後提督岳鍾琪復由此進攻。前後三

年。因路險礮堅。未能攻進寸步。其一為僧格宗路。由美諾至僧格宗。經克舟九

寨。前抵刮耳崖約四站。路亦險窄。總兵馬良柱由此進兵。其一為革布什咱路。

由是處土司吉地官寨至正地。前抵達歪有三站。其路稍平。惟正地舊係革布什咱地。今久爲金川所佔。其一爲馬爾邦路。由章谷經巴旺巴底至刮耳厓。約五站。此路亦陡狹。其一爲甲索路。由綽斯甲土司墨克爾官寨至達歪三站。至刮耳厓亦三站。中有馬牙岡。礪寨林立。從前亦未攻進。此六路外。今訪得俄坡一路。亦從綽斯甲官寨起程。至達歪僅兩站。路近山平。行軍較易。因是時綽斯甲心懷兩端。不肯指出此路。專引官兵由甲索而進。以致阻滯。臣等攻得美諾後。卽當由卡撒正路。統兵前進。至黨坨一路。必經由梭磨卓克基松岡之境。三土司內惟梭磨土婦恭順。知法諒不致別有他意。其卓克基松岡二土司情同首鼠。而松岡尤與金川朋比。大兵由此進勦。一切糧運軍台皆須防範。如有不順。又當先勦卓克基松岡。恐轉致稽延時日。其俄坡一路。據稱道路較平。非甲索之比。因從前綽斯甲未肯指出。今綽斯甲既請發兵攻取六宗。桂林處又遣人往約。使其發兵截斷甲爾戎壩。該土司乘機復地之心。頗爲踴躍。駕馭得宜。尙可資其兵力。所有俄坡地方。自可分兵一路。臣等欽遵指示。分爲三路。當於

各路中擇其要者。自行統兵前進。其餘或應分派偏師。或竟無庸進兵者。臨時審度地勢兵力。熟籌經理。

嗣後溫公與科爾沁親王互許奏。總督桂公之兵又挫於達烏。命阿公馳赴南路以統其衆。軍事益勞。連日夜治文書章奏。遂不暇爲割記矣。故兩金川用兵大略止於此。

南中紀聞

禾水包汝楫公剡著

余令綏五年強半。常辰寶武間數數去還。不則內境深箐奧麓。停車問俗而已。以故地方土風物志。若黔滇習俗。所繇目吸耳貯。每詫歎而異之。積久忘失且馨矣。癸酉正月。游海上。遇崇明僧悅心。談滇粵事。頗晰尋省曩日親聞。恍若有會。因搜臆而臚其大。凡無裨於術業。聊仿昔賢方言遺意。供丹鉛點綴之餘焉爾。是歲二月朔。公剡子書於虎林禪寺。

倭奴製刀必經數十鍛。故銛銳無比。其國中人煉一刀自佩。起臥不離。卽黔蜀諸土夷亦然。土夷試刀。嘗於路旁伺水牛經過。一揮牛首輒落。其牛尙行十步許。纔仆。蓋鋒利之極。牛已斃。猝未覺也。其人走死如鷲。亦畧與倭同。

倭國無敲朴襍刑。有犯卽殺。其死囚亦不用械繫。第以茅索縛至一所。令犯者長跽。數僧人爲導引。若懺悔然。旋卽刑之。已刑。諸倭競來試刀。頃刻骨肉糜爛。慘酷莫甚。

南詔雲龍山有共命鳥。又一山高踰千仞。名無量山。山上殿相傳自空中移置。爲天帝取天女處。

獠撞報讎。相擊必噉其肉。臥皮上。傳云。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蓋有自也。

吳人自稱曰儂。晉人曰咱。苗人曰歹。

麻逸凍國。在海島中。俗尙節義。婦喪夫。輒剪髮。斃面。絕食七日。臥寢屍傍。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之飲食。終身不更嫁。印度國亦然。夫死不再適。妻死不再娶。皆風俗足稱者。

錫蘭國有一大山。侵雲高聳。山頂有巨人腳跡。入石深二尺。長八尺餘。云是盤古氏足跡。

佛氏一莖丈六。泊丈室諸天等語。余初未始深信。近聞鄰人董少泉云。南海盤陀石。形模不甚寬。及登陟甚衆。人不挨擠。此石亦不覺其隘。又武當山聖帝金殿。方廣不踰二丈。雖容數千人。亦復不窄。要知此目前道場。明明証據。可破凡夫。偶見。開拓道眼。若更信受不及。是真顛倒。是真邪覺。是真謗佛。一

羅鬼服飾。其椎髻向腦。紮以青帕。下穿大褲。上衣齊腰。外罩氈衫。衫背掛羊皮一方。雖土司宜慰冠服。見中國上司。其袍服後亦掛羊皮。出則仍卸冠服。椎髻短衣如常。又聞羅鬼諸山。其絕頂各突出向前。如椎髻狀。要見服制。各各不同。亦風土限之。

羅鬼國禾米。佳過中國。彼地人又以燕麥爲正糧。間用禾谷。燕麥狀如麥。外皆糠糲。內有芥子一粒。色黃可食。羣苗以此爲麪。每人製一羊皮夾袋。裝盛數升。途中遇饑。輒就山澗調食。謂之香麪。燕麥在羅鬼徧地有之。利賴甚多。語云。兔絲燕麥。徒有其名。當未覈羅施舊誌耳。

羅鬼人擄中國男女。仍以中國男女配耦。並不給配本地人。云恐亂其種。

黔省久困後。食糧已盡。掘鼠羅雀。并貓犬亦盡其類。圍解三年。城中尙未見貓犬。官衙民舍。鼠子絕無一枚。按察司中僅有二鼠。見者輒愛而飼之。不行掩捕。戊辰夏。辰沅兵憲廻溪王公爲余言。王自黔臬轉陞。

安會國中甚富。有水銀坑二處。歲獲銀億萬。彼中田土。號黔省上腴。安邦彥未

叛之前。其洞外田土。每與漢民互易。迭相輸租。及用兵後。省城外洞田俱爲黔省人占種。如安酋不滅。此又日後兵端也。

貴州羅鬼苗。造馬鞍精巧堅固。騎坐人馬俱適。彼國大頭目一鞍。值價百餘金。最下亦十餘金。更無賤惡不堪者。其鞍凳不用鐵。亦以木爲之。狀類靴頭。雖暮夜行高箐叢草中。露不沾履。

歲丁戌之交。余往返中州。每日早晚。必向平野中。伺日出沒狀。清晨見赤光方動。離地少頃。便高二三丈。迨晚則徐徐縮地。與中天時無異。可見中國去東極甚近。去西極則甚遠。禹服九州。止占大圓東南一隅。卽成周稱洛陽天地之中。亦就禹服道里計之。實非天地全體之中。禪家有四天下之說。當非悠謬。

湖廣武昌府通山縣三都地方。崇禎元年四月間。洪水冲出古銅鐘一口。欸係周朝製器。上有團花鐔三字。重十八斤。聲極清遠。初解本府不收。後解貯藩司。辰州府城南。有伏波將軍廟。在山麓。登廟則郡治民廬官廨。歷歷在目。下瞰江水。浩然南逝。目境甚豁。廟有山谷老人題字畫。奇宕可愛。是其遺跡也。

辰沅江流迤北。自白漳來者極清。其南自洪江一帶來者。水色黃濁。登山俯瞰。清濁中分若截。雖檣櫓競馳。毫無夾襍。大奇大奇。

天啓六年。建魏忠賢生祠於張掖門內。上親賜額。各省直靡然效尤。競爲奢麗。而我浙尤甚。浙祠宮庭之僭侈。不必言。至爲忠賢像。婉轉便捷。一切如生人。間開盛筵。邀忠賢像。張樂高會。陳饌進觴。悉如獻酬禮。腹中置錫。腸上酒輒灌入。錫腸中。度將滿。揖像出庭小遣。去錫口塞。酒輒注放一磁罈內。隨命撤餚。并酒賜隨侍者。諂媚之工至此。時余在沅陵。聞之。南都來者云。此浙撫爲之。撫播汝禎也。

豸舌如鋸。着處無不立斃。故曰豸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言其銛也。

楚魏間濱河。處淤田。往往瀾望無際。其開墾成畦者。動輒千億。眞天地間未開之利也。但彼中治田。不若三吳之勤。歲不過一稔。以此收穫。亦不甚奢。然楚中谷米之利。散給海內。幾徧矣。原大則饒。其然其然。

廣輿記載綏寧出夢花。云。佩之令人夢不忘。余至綏。徧詢耆舊士民。並不知有

此花。及查該邑舊志。原不見入物產中。志載之訛若此。居官者。慎勿按圖索駿。向方州覓杜若哉。

江豚大者。重七八百斤。不可食。熬油燃點極亮。臨水燃豚油燈。水底畢照。一云歡飲則明。工作則暗。故名懶新婦。

洞庭湖中有白鮫。稍類江豚。而大過之。重者每一二千斤。白鮫有雌雄。肚下牝牡狀。酷類男婦。雌者有乳二隻。因疑水俗皆濕生。或卵生也。既有乳則係胎生。然則海馬海狗及江豚之屬。亦必胎生矣。或水族四生。皆有所不可曉。嘉魚上下排洲間。頗有此魚。

淇衛武公故址也。余丁卯入覲。道經其地。城不甚廣。第殷闐稠密。當時夫子庶哉之歎。豈至今猶存其遺耶。郭外淇水環旋。澄碧可愛。然僅涓涓線流。無滄泓蕩漾處。或是時寒。沍水涸乃爾。周望四野。盡平畦。求所謂猗猗竹。絕不得見。想武公時。風景必不若此。感物懷人。可勝仰止。

松鼠能以尾飛。其騰越樹杪。雖相隔一二丈許。但陡豎其尾。驀然飛越。勢在尾

也。鷹轉尾而有摩天之勢。松鼠揚尾而有騰空之能。

粵西蟹。腊京師。蘋乾俱以鮮美味。屈折市賣。令名品削色。皆遺刼也。如閩中側生乾製發販。遍給海內。雖失本來。還成佳味。

霍靖州黔人也。嘗爲余言。曾與同鄉張進士胡孝廉昆仲五人。往武當山進香。聞有不二禪師在山。能知未來事。隨卽叅訪。不二坐禪入定。不敢驚覺。各默侍其傍。少頃師舒眼。見諸公動問訖。坐語良久。各求指示。師挈霍公手云。汝慢行。我先送四位。及至門。但見師兩目淚流。呼可憐可憐而別。然後轉送霍公。各亦不解其故。越兩年。安酋倡亂。黔省屠戮幾盡。張胡四人俱在難。霍時令我浙臨安。獨得免。不二師之前知如此。彼時山中咸謂不二。二年一百二十歲。丙寅八月。余在武陵過德山禪寺。有老衲自言不二門下。亦年百餘歲矣。詢不二已於乙丑歲涅槃。

襄江道中沿隄上下。蘆蕩不知幾千頃。土色青黃相錯。地形亦不窪。此吾鄉腴田也。不識何故。棄不樹藝。竟作樵漁湯沐邑。海內曠土。總不如湖廣之多。湖廣

眞廣哉。

荆門州南十五里。地名掇刀石。有關帝廟一所。殿上神座右偏。帝所用大刀插石竅上。搖之亦動。提之則不能拔。廟僧云。重一百八十斤。刀桿圍可七八寸。刀脊甚厚。長約一丈四五尺許。色澤蒼紺。體式精緻。雄壯。聞天啟元年。黔中總戎張某過此。意欲取閱。辦牲儀拜祭。隨命健兒數十輩。百計取之。不能起。碑文稱帝過襄樊間。掇刀於石。後土人因山爲祠。塑像供奉。夫帝忠義大節。卓絕千古。不以勇力特聞。卽以勇亦豈有能出帝右者哉。

荆襄縮穀。滇黔襟喉。楚魏天地間。大都會也。方劉表彌留之際。昭烈存恤其孤。撫有其地。進窺巴蜀。東向以爭中原。豈不力半功倍。坐爲東吳弋取。乃借而據之。卒以釀釁。不其拙乎。總之昭烈小慈小諒。而無大略者也。

象有兩門牙。向外垂。地不以嚙物。以其出自口中。輒以爲牙。實非牙也。如鹿角然。雄鹿有角。雌者無。象亦如之。母象無門牙。

象形至蠢。而性最靈。命之打鼓。以鼻扣地。作鼓聲。逼肖。命之作虎嘯。吹喇叭。亦

彷彿似之。命之跪。輒屈其後膝。命之舞。鎗則以鼻撩鎗。盤旋數迴。不但通人言。尤善曉人意。此釋氏所以龍象並稱歟。

緬鈴薄極。無可比似。大如小黃荳。內藏鳥液少許。外裹薄銅七十二層。疑屬鬼工神造。以置案頭。不住旋運。握之令人渾身木麻。收藏稍不謹細。輒破。有毫髮破壞。更不可修葺。便無用矣。鳥液出深山坳中。異鳥翔集。所遺精液也。瑩潤若珠。最不易得。

茶油樹葉。四季常青。每於八九月間開花。色白而香。晝舒夜斂。結實凡十餘月。直至次年六月方採掇製油。足備週歲之氣。以故色味清和不滑。此食品中最宜脾胃者也。綏靖間多有之。

湖北民俗喜建庵院。田產兩爭不決者。輒捨作庵中香火。流寓僧道。俱有妻室子女。耕種納稅。與居民不異。

湖北氣候甚信。每年三月初便舒融。可去綿服。此後更不復冷。無所謂麥秋天者。至十月方穿夾衣。長至以後。亦止須薄綿一重。遂可禦寒。不必重裊襲。如

我鄉冬月也。滇中更煖。過冬不用綿絮。

戊辰冬。雨雪四五日。綏寧居民。皆謂本年天冷異常。時小江中魚凍死。浮水面甚多。民間附江者。爭取動輒數十斤。余從三都署沿江過太平里。所目覩者。魚生長於水。寒暑皆藉護持。何至凍死。余謂小江水淺。且江底皆石子鋪積。無水草可以潛伏。以故不能耐霜霰之氣。然彼土人咸異之。

獠人雖有男女居室。然移徙不常。如鳥獸然。遇大山人跡罕到處。有可耕種者。遂結茅栖止。樹藝黍粟。伐大樹爲獨木盤。盞盒之類。甚巧。携出市易米菜。能捕虎豹犀兕。善識草藥。取以療人。疾輒効。又解爲厭魅詛咒之術。書人年庚。埋置土窖中。用法詛咒。其人輒夢鬼物驅擊。往往驚怪。嘔吐鮮血而死。謂之埋魂厭咒。獠人雖少。而羣苗避之。不敢忤。畏其術也。

湖北郡邑大都。漸染苗習。民間同姓婚姻者。已不勝混亂。其弟配孀嫂。兄收弟媳。亦視爲常事。至於姦情犯倫。如翁亂媳。姪干姑。甚有祖姪孫女。如此之類。不時見告。若盡以法繩之。眞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也。

寶武辰靖間。苗類雖多。而不能爲亂。其族分也。苗性無恆。族分則彼此相軋。一有讐恨。沒世不解。日耽耽窺隙乘之。自相殘噬。害不中漢民。縱間有搶掠獲小利。輒獸匿鳥散。有司但稍以法羈縻之。無他虞也。頃黔蜀之變。正爲先年設立土司故。土司初藉朝廷名號。箝束其衆。迨後法令已行。苗衆遵服。遂借衆勢。脅制朝廷。如邇日奢安兩酋。其殷鑒已消弭久長之策。無如解散其類。欲散其類。無如革去土司。第方今負固日久。衆志方合。土官不可革也。我革之。彼且彌戴之。其在征勦蕩平後乎。噫。安得王文成韓苑洛其人者。與深言苗事哉。

楚地產白蠟。而湖北尤多。取蠟之法。於四月內。將蠟蟲置女貞樹上。蟲吸樹脂。兩三月後。漸長如蠶。遂吐蠟捲抱樹枝。瑩白成片。九月間。採取煎熬作餅。各夷洞慣畜蠟蟲。縣民但取蠟。不解畜蟲。每二三月進洞收買。蟲凡一斗。常價用銀一兩四五錢。貴至二兩外。賤極亦一兩。畜蟲亦在四月中。布種女貞樹。但蟲必俟一年方收。蠟則半歲可得。故漢民多不收蟲。蟲與蠟俱。蠟蟲所生。共在一殼內。大如荳。上面赤色者爲蟲。其下稍白者爲蠟。蟲一樹止。可放三四顆。蠟一樹

可放二十餘顆。樹放蠟者。雖有蟲輒死。不得生子。

湖北民家得獼猴。撫養馴熟。用以防夜。遇晚鎖置戶外。如有警。輒叫喊報人。秋間蠟樹遍山。每有竊摘者。亦放猴於樹。賊來登高而呼。人咸知覺。往往捕獲。綏地慣賊有藏形術。使人對面不見。又能用符水療治夾打。雖重刑困斃。飲之痛立解。仆立起。嘗獲一劫賊章士彥。係黔陽人。審時用新夾棍夾之。踰時箠敲至一二百。已寸步難動。扛抬入監後。隨乞井水一碗。口中不知誦念何語。飲水少頃。足遂能伸縮。半晌輒便站起。通監咸異之。自言有符咒。立能止疼。跣踏監犯棒杖未愈者。爭相求治。余命監役加鑊。晚則錮之於桺。復有竊賊劉傳定。善幻術。能障眼匿形。遇追捕急。每用術颺去。嘗戲用瓦沉池塘中。良久取瓦。輒得魚數尾。云瓦得咒力。旋化爲獺。魚自就捕也。傳定係綏邑三都里民。同黨甚多。余嘗經過其里。家亦不貧。恃其術屢犯不懼。丁卯歲。嚴比捕役百計。獲之。群配大龍驛。村間始安。

臨口巡簡司麻。諸葛武侯屯兵處也。周圍土城可二三里。左山右江。前有觀星

臺遺阜。形勝頗佳。武侯南征時。曾駐節於此。古人行必列營。止必築壘。以故猝然撼之。不能動。所謂節制之兵。立於不敗者也。

地方靈秀。宜留之。本地方宦遊。偶遇名勝處。止宜探尋賞鑒。題咏標識。不蕪沒山川之秀而已。若採鑿輦載以歸。取天地間名山大壑之奇。供一家池沼耳目之玩。使山靈削色。游人減致。殊非韻事。

歲戊辰。兩過桃源仙境。其山不甚高廣。憑覽一望而盡。絕無陰崖奧谷。巉岩濠泐。不知何故。現此靈異。地方民居皆敦朴純龐。循循守禮。綽有古風。大非湖北諸郡邑。囂悍風習。豈亦仙靈所薰被耶。

通道縣共六里止。二里係漢民被服。與中國同。四里係苗民。不冠不履。男婦俱左衽佩刀。男子頭插雉尾。身穿短襖。胸背兩臂。俱花繡。婦女頭髻。偏挽右傍。頂上插一銀牌爲飾。上衣齊腰。亦俱花繡。男婦下截止穿長褲一條。冬夏跣足。男子娶婦過七日。卽送回母家。遇耕穫時。暫喚回幫助。平時止在母處。男子年長未娶。號羅漢。女子年長未嫁。號老陪。其羅漢已娶妻。遇婦人有姿色者。仍托名

羅漢復行取討。老陪已嫁夫。遇得意男子。亦自托老陪。又復嫁配。夫婦不恒。自成夷俗。婦人非有孕欲產。不至原夫家。其夫各亦不戀本妻。此苗錯處中土。編在版籍。其習俗如是。

東林寺。遠公募造。木植俱從一小池中浮出。號出木池。遺址尙在。

大小酉俱在辰州府沅陵縣境。今俱榛棘荒坵。洞門不可復跡矣。聞之彼中搢紳云。先朝一道臺游洞。携出書一卷。及衙齋。取閱前書。已成片石。不能繙揭。從此遂迷入洞路徑。夫仙凡負隔。藉此一段靈異。猶可令徘徊瞻跂。彷彿遇之。究竟因一人閉塞。惜哉。雖然大道非人不授。仙靈顯現。有時俗人不得其門而入者。安知上根勝侶。不蚤已掉臂而升堂也。

黃帝卽位丁巳八年甲子。因命大撓作甲子以紀元。此歷家鼻祖也。攷歷代編年史及康節皇極經世。換次積算。自黃帝八年爲一甲子起。至我明天啟四年。僅七十三甲子。總七十三甲子計之。大畧四千三百餘年耳。程以大椿之數。不足當一春秋半也。何其間淳漓升降之運。理亂分合之統。樊然不可致詰如彼。

與。

余戊辰竣計典出都。道由豫梁。達楚境。復自襄陽買舟抵常武。凡兩月餘。方抵縣。日馳驅廣川崇谷中。韶華春色。付之一擲。因思國朝楊君謙燕回詩有九十日春如夢過。三千里路看山回。語政堪與余解嘲。

獅子捉兔捉象。皆用全力。蓋謂其猛鷲之氣。必不得不發也。昧其解者。輒謂事無小大。必須用全副精神。人生有幾副精神。堪以泛應耶。庖丁解牛。髀髀始用斤斧。排割皆中理解。此所以肯綮未嘗。此所以一朝解十二牛。而銚刃不頓。知此道者。可以養生。可以治天下。

長沙湘鄉縣洙津渡。渡夫最刁。客擔經涉。受其逼詐者無不切齒。按臺孫君頗聞其故。一日魚服過此。目擊橫慘狀。行部時令置十竈於渡頭。俱架大鍋蓬蓋。擒獲渡夫。屏人密置一鍋內。各固封其外。焚香禱天。喚渡夫妻令隨意着火。十鍋聽其信手燃薪。竟焚渡夫一鍋。骨肉糜爛。自此遂不敢肆。余己已秋赴省。村人爲余言。然是時有貨客擔。尙每擔索銀一分。餘風未盡殄也。楚中有走盡天

下路難過涿津渡之謠。

黃鶴樓南望漢陽城郭。歷歷在目。江流相距七里。其實不過四五里耳。風順瞬息可達。水勢亦似不險。然不時有覆溺之患。余扣江干居民。都不解其故。漢陽長楊公四知語余云。此中有弱水三分。以此輒致壞舟。想當然耳。

漢江北爲蛇山。黃鶴樓在其顛。南爲龜山。晴川樓踞焉。黃鶴晴川相望。軒軒秀麗。江流浩濶。城邑殷闐。登覽使人襟期開滌。眼界擴拓。真大觀也。查碑記黃鶴樓辛氏故址。辛氏係酒家。一道士時來店中沽酒。隨到隨應。經年不索其值。終始無倦色。一日道士畫黃鶴於壁。輒解飛鳴。道士跨之而去。辛氏捨宅築樓以供。蓋純陽呂師也。今規制崇宏。係是後來宰官改闢。盡非其舊矣。

楚省城垣因山增築。形勢不圓而方。古所稱方城是也。城中風氣樸茂。被服飲食。皆適豐約之中。余遍游市肆。諸凡蕩心喪志。奇技淫巧之事。絕少。卽此可占民俗之淳。

楚宗錯處市廛者甚多。經紀貿易。與市民無異。通衢諸紬帛店。俱係宗室。間有

三吳人携負至彼開鋪者。亦必借王府名色。各衙門取用紬帛。俱有直月伺候。並不爽悞。宗室與市民一體。

江西吉安府永新縣有石人洞。傍列羅漢十八位。上有觀音大士一座。形像天成。並非穿鑿。洞後又有風花雪月四小洞。入風洞令人旋轉不能站踞。花洞四時有異草奇卉。雪洞仰視如雪。月洞有一隙。返漏天光。睇盼儼同滿月。山靈之異如此。己巳冬仲友人賀時瑜。招飲席間爲余言。

武岡州岷宗素橫。每每強占人田房子。女有司不能禁。天啟五六年間。岷王初立。精明嚴肅。約束諸宗。地方賴以安枕。至崇禎初年。兇校彭侍聖盜帑事敗。賄結逆宗企鋁。一夕毒斃岷藩。士民悲之。如喪考妣。今彭校已伏法正辜矣。

自軍餉煩興。開遼生之例。每名輸銀百兩。有奇。給授衣巾。願聽考試者。學臣一體黜涉。不與考者。青衿終身。尚有限制也。楚中協濟黔餉。別有餉生之例。每名僅二十兩。亦濫極矣。武陵桃沅間。又有所謂贊生。納銀五六兩。縣給劄付專司。行香拜賀贊禮。服色與諸生同。混見道府州邑。稱謂起居。一如諸生禮。昂步街

原书缺页

楚中饒蟹。市兒計隻索值。巨者不過八九文。肥碩似勝我鄉。已巳九月間。寓省幾一月。日市數螯下酒。省中多用蘇釀。味薄不芳冽。云是蕪湖間販行者。原非蘇造也。

大禹詳內略外。不但弼服建官。卽分州亦然。徐梁兗豫。壤地稍縮。荆揚敷土。則甚衍。蓋古者以南服爲蠻夷之地。要約羈縻。長使不侵不叛而已。不以文法繩也。後世東南日闢。而西北未見擴充。今天下物華土產之盛。萃於吳越。使大禹生此時。畫疆定界。當另有一番裁割。

廣東清遠縣有飛來寺。其地山水極奇秀。忽飛墮一佛殿。殿內大佛五尊。上站一尊。左右各二尊。皆立相殿內。一僧偕來。垣屋牆壁皆不動。止殿後缺一角。飛來時。掛在梅嶺地方一崖石上。至今飛來寺一角。旋葺旋倒。不能長久。梅嶺人因有掛角之奇。隨庀材造成一寺。名掛角寺。學博常君爲余言

粵西容縣有老君洞。洞內一石人。龍眉癯容。手植一拄杖。俱天然造設者。洞甚深黝。不可測其底。縣尉嚴君嘉相爲余言。

贛州壽量寺。唐末盧光稠舍宅造建。初光稠閣門病疫。醫藥祠禱弗愈。聞雲泉無憂山有僧道誠者。夙著苦行。延請祈禳。道誠至則云。法華經可愈。光稠如言虔奉。疫疾隨愈。欲贈謝之道。誠云得一袈裟地足矣。光稠乃捐宅東花園爲建梵宇。初名盧興延壽。宋祥符中始賜額壽量。

靖州青髻山一泉。從石罅中出。雖大旱涓流不絕。越八九里。方入溪江。遇石坎高處。噴飛激注。若雪捲霜凝。臨流近視。冷冷寒色薄人。余暑月過此。必停驂盤礴。掬飲而去。泉在孔道間。從無鑿賞之者。止供輿人恣取日用。而不知也。

薛濤井在成都府。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浮溢。郡人携佳紙向水面拂過。輒作嬌紅色。鮮灼可愛。但止得十二紙。遇歲閏則十三紙。此後遂絕無顏色矣。是紙用以奉貢。歲止獻六張。餘爲蜀府所留。此一段大奇事。校書文彩風流。持借井瀾。見其春容歲歲耶。

諸葛井亦在成都。井口不甚寬。其下則闊落宏奧。上用巖石築砌。虛懸空嵌。竟不墮下。郡中汲取不涸。亦奇蹟也。

玉華洞在沅陵縣。船溪驛東五里。深曠瑰異。石柱數株。如古檜喬松。蒼翠聳立。石笋垂垂下插。不計其數。廻環石壁。盡峻嶒懸嵌。或如龍馬奔騫。或如諸佛現像。大士跏趺。怪怪奇奇。難以枚舉。辰陽諸洞。當以是爲最。無出其右者。我浙武林。石屋飛來峰。皆被人工穿鑿。大傷本來形模。彼中絕不爾也。獨南嚮石笋二三。尤玲瓏奇絕。爲一道尊探去。游人惜之。

方語隨地易聲。卽鳴禽亦然。吳中播谷鳥鳴必四聲。俗所云各家播禾是也。至杭郡又訛爲紮山看火。蓋此鳥蠶月盛鳴。杭民育蠶就繭。必熾火蠶山下。故訛指爲紮山看火耳。其實播谷聲無異也。至楚地湖北播谷鳥鳴止二聲。辨之僅似播谷兩字。與吳中絕不同矣。舉一播谷。可見他鳥盡然。特其鳴聲大略相類。人不暇致詳耳。安得起公冶生辨之。

人生出處。皆有默定之數。不容矯強。丙午北榜王解元松江人。郡送旗匾書鴻達接武四字。蓋從其尊公刺史言也。至己酉領解燕中者。爲我家儀父鴻達人。咸異之。乙丑余選授綏寧。陳仲因孝廉送行詩。有沅芷蘭方馥。高唐夢欲成。語

後竟量移高唐。簡閱扇頭。不覺失笑。事難揣度。數有前定若此。

張江陵相公遊南岳記云。夜宿觀音岩。岩去祝融峯可里許。仰觀天垣諸宿。大者或如盃孟。不類平時所見。讀此可以知衡岳之高矣。衡山誌云。高九千餘丈。楊升菴云。祝融峯一萬八千丈。

周郎赤壁在嘉魚縣境。余戊辰南還。曾一寓目。若東坡所游。則齊安磯頭也。亦曰赤壁。蓋東坡遙指而言耳。今楚省人輒謂有兩赤壁。

元世祖嘗感異夢。謂南岳朱明峯有王氣。命斷其脉。爲深塹。迨我高皇帝龍興。氏與國號。正符朱明之讖。定數不可移。成命不可易如此。世廟初年。有司因皇嗣未誕。用堪輿言塞土平塹。填補鑿斷處。未幾元子誕育。蓋今日山脉斷而復續矣。

雪芝乃冰霰所積。歲久蒸結而成。產陰崖絕壁間。晶壁如玉。懸掛峻阪。非攀蘿捫級。不可擷取。食之能療肺疾。清夙垢。衡岳間有之。

貴州偏橋衛北五十里許。有諸葛洞。武侯征南蠻經歷處也。洞中有怪物。狀如

水兕時出爲祟。地勢山崖相湊。水急上下距懸四五丈餘。陡峻險惡。舟至此遂止。冬月遇水勢稍緩。多人挽曳亦僅可至偏橋。從是往滇南盡陸途矣。苗頑反側自古難馴。不獨其性獐劣。要亦地險致然哉。

湘水以北。民間俱不留宿春。每早春谷造飯。取其新潔。相傳武侯南征。因其易亂。恐糧餉積聚。更難制服。故以此法愚之。卽富家亦止積谷。不積米。其谷又率連穗收藏。不似我鄉止存皮殼。蓋彼中田段計攢數起畝。每畝大約百攢。禾凡五捏爲一攢。五攢爲一把。卽畝有盈縮。不過二十把下上耳。

綏寧在市里五甲地名龍爪坳。山坡形似龍爪。故云。居民楊姓者。葬祖坳上。家多瑞徵。楊某岸容修髯。長過於腹。人呼爲楊長鬚。一日遊京師。爲邏卒所獲。舉朝異其狀。竟抵於辟。復勅有司發其塚。掘斷土脉。是時坡流紅水。腥羶似血。洪江一帶三百餘里。江水盡赤。越七日而復。今改呼斬龍坳。余觀其地甚淺薄。非興王鍾祥之所。縱使他日舉事。不過陳友諒張士誠輩。祇爲英主驅除耳。

辰溪縣西二十里許。有龍角崖。山頂兩石。尖聳相並。狀大類角。相傳往時有白

龍於此飛騰。蛻角其上。後化爲石云。

綏寧三都里。舊有三郎廟。神最靈。里民以祠宇偪窄。築新宮於山麓。謀移奉焉。附近舊祠。衆人堅不肯移。神每著徵應。示以欲移意。衆復頑蠢不從。神又感夢云。汝輩不聽從移供。當洪水漂汝。衆民恃居高阜。笑稱洪水若能漂我。平地盡成海矣。竟不果遷。一夕忽崩墮。山岡大水湧出。漂沒田疇萬億。廬舍人畜俱蕩溺死。獨舊廟兩傍湧石堆疊不動。里中因迎神供新祠中。此已已三月間事也。時余方在地方。彼中神祇可畏若此。傳稱楚俗尙鬼。匪獨風聲使之。當亦有不得不爾者與。

衙門通例。設立土祠。專供土地。印官遇朔望日。必親詣謁拜。獨楚省藩司。易土祠爲神祠。內供土地於中。右則司社。左則中霽。再右則司戶。再左則司門。土地塑像。餘皆木主。蓋奉五祀之神也。至臬司則止供土地如常。

客座中與人附耳密語。最是一病。我所附耳者。不必親厚也。所不躡附者。必謂我疏彼矣。我所耳語者。不必陰私也。所不與聞者。必謂我發人私矣。士君子心

口亮直。何事不可告人。如不堪衆聽。則姑置之。如可共聞。則公言之。何故效兒女態。使人疑我輕佻。疑我訐摘。每見若此者。不覺心厭。故爲識之。

大舜陟方。遠屆瀟湘衡岳。想爲苗弗卽工。欲親履其地。以德撫化之。未克至。而升遐也。苗族多種。散處湖南北之交。及滇黔西粵。不可縷數。近年安酋發難。叛者九起。幸其同類自相噬嚙。心力不合。尙易制禦耳。噫。銷萌善後。豈易言哉。苗民貪利嗜殺。尤蓄恨不忘。凡係讎家。雖子孫數十世以後。切齒思報。官府能虛心細訪。撫喚至庭。面與剖分曲直。量以漢法申之。遂懽呼悅服。從此兩爭各息。卽彼方聚兵交刃。亦旋解散。余在綏邑時。芙蓉小水二洞。搆兵不止。曾諭洞老。歎長賈粟勸誘。令其到縣。卽命二家備陳始末。熟酌處分事宜。徐出數語。曉之。各相輸服。蓋其情既平。彼亦不能執以爲詞也。士君子游宦茲地。慎毋輕信狡夷一偏之詞。發兵議勦。勿論禍蔓難圖。卽一舉遂定。終不能服犬羊之心。使其永永安寧也。

黔中出九香蟲。生澗水中。春夏出游水面者。不可用。秋冬潛伏涯石下。土人掀

石得蟲。輒以售人服之。宜子。不但房術之需也。服法用十四枚。將七枚微火炒去殼。翹及足七枚。去殼。翹足生用。每服一生一熟。作一次嚼食。白湯下。日服二次。或三次。用完十四枚而止。

靖州南二十里飛山砦。相傳爲元末朱都督屯兵之所。牆礫間時有米粒色。微黑而不腐。云是朱公所遺兵糧。游客謁神祠。取輒得之。至今尙有服之。可療脾疾。此亦一段奇跡。聞衡山有仙人糧。斯其髣彿與。

語云金之所在則山童。此未必然。今淮徐以北。山大抵皆童。豈盡鑛穴所在耶。天啟二年十月初九。河南禹州紫金里有山名大槐。是日午刻一大鳥飛集其巔。遠望高可丈餘。渾身綠色。頭上長毛。陡豎。羣鳥大小相隨。不計其數。四面環遶。東西占山三里。南北二山俱占滿。至十二日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不知何適。地方共謂鳳凰。見撫臣上疏申報。禹州卽漢潁川地。漢黃次公在郡。鳳凰曾集。今禹城東西各一臺。稱鳳凰臺。

貴州夷俗。能爲變鬼法。或男子或婦女。變形作羊豕驢騾之類。嚙人至死。吮其

血咽之。宜慰土官。重法禁不能絕。或捕得輒生瘞之。雲南蠻能化形爲虎。以人爲糧。犯者族誅。終不可止。此等土俗。眞所謂羅刹鬼國也。

洪武初。張羽楊基高啟徐賁皆有盛名。世以儼唐初四子。又張羽詩社。自高季迪楊孟載徐幼文三人外。有張子宜方以常王止仲浦長源杜彥正錢彥周梁用行輩號十才子。

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湖廣辰州府沅陵縣民向學家。牛生犢。一身三尾二頭。當卽培殺。二心二腎。又本月二十日。同縣民向方寧家。猪生四子。最後一物猴形。長嘴。隻眼。後二腿。無毛。口出異聲。人皆驚駭。亦卽捶死。

粵西柳州羅池碑。子瞻先生筆也。萬歷癸丑間。海寧董雲泉作郡。見碑石斷壞。缺三字。曰有能得此者。厚給之。不三日。父老携一石至。合之不差毫髮。詰其自。曰曾夜經城下。見火光逼霄。意必寶藏。旦發之。得此石。不知爲蘇公碑也。靈蹟巧合如是。凡物之至者。必有神。其然其然。

石泉縣石經村。大禹生此。石穴杳深。人跡不到。有掘地得石碑。乃唐李白書禹

穴二字。人因以會稽禹穴爲訛。余謂當是隨其生歿之處。皆目爲禹穴。恐非訛也。

西洋國鳥銃。能及六百步外。初放無聲。着人體方發響。所擊立斃。天啟初。宜彼國三十人至京。教軍士銃法。甲子春遣回。至杭州曾見之。其人色黑似墨。顛毛不及寸。皆團結如螺。兩旁髭鬚亦然。頗似今所圖達摩祖師像。所用刀鋒利而薄。可以揉捲。蓋千煉鐵也。其小銃以彈飛鳥。亦在半空方響。發無不中。

虎骨異凡獸。能於咫尺淺草中。伏身不露。及虓然怒號。則雄偉異常。故諺有尺草藏虎語。

柳州羅池。子厚先生祠在焉。池中雖冥晦。風雨之夕。必見月。衢路可里計。雖晴晝。星曜燦燦。當天人皆見之。不曉其故。友生董南宮嘗言之。

南京報恩寺塔。不時舍利放光。新安潘景昇自言嘗見二次。初見。僅塔頂透出紅光。罩廡全塔。如燈籠。覆蓋薄紗相似。紅光外浮塔體。映照極其玲瓏。第二番則見塔上火燄。遍炎每塔門內。注射火光一道。各現一小塔影。九層盡然。大塔

之表環遶小塔數十重。璀璨絢爛不可名狀。尤屬希有奇制。鮑西清爲余語。閩中紅夷日本屬國也。舊往來閩地市易。神廟末年輒築堡於海墘。爲久駐之所。廟議憂之。迄不得要領驅逐。至甲子春。有漳州人李姓者。自日本歸。云日本國王婿也。蓋李本閩中優人。先因渡海失風。漂至日本。日本主愛其人物秀麗。以女姪妻之。在彼數年。思欲歸祀其祖。故返時。撫臣南居益聞知。召詢島中事。且以解散紅夷請畫策。李優云。此係我國屬役者。第諭之當去。隨傳令使歸。各棄堡去。遂得隳其所築。閩中腹心之患頓釋。功歸樞撫。然不知實一小優之力也。

閩中產烏飯草。能縮米。一名瘦米。用以煮米。米粒堅細。每斗僅得升許。第色帶黑耳。軍行必備此。可以輕騎遠出。

閩中一人逋稅甚多。事將發。計無所出。禱夢於仙游。夢一箬笠。罽鼠八枚。覺而不解。復拜懇曰。某愚人不能測聖意。願示一顯兆。隨夢神語云。汝第往路遇一秀士。當以夢質之。能解此夢者。必中狀元。囑渠不必來祈夢矣。其人出。果遇一

士人。卽以夢乞解。一士人忽云。帽下八鼠。乃一竄字。是令汝逃也。其人拜謝。語以第二夢。是科士人果中狀頭。聞之。沈景日年兄。

水至清者莫如黃河。嘗取黃河杯水。置几少頃。卽瑩徹可鑑。蓋星源本無纖翳。以其挾羣山沙磧。噴薄而來。日夜無歇。故其勢不得不濁。然清體常在。少澄之立現也。至江流不然。非踰時則不得澄定。亦予所親試者。

松潘衛在川省外千餘里。其地苦寒。六月尙穿裘褐。四五月霜雪未斷。不產禾穀。民間通食牛肉。自牛肉外。他味絕少。俗有魚龍鷄鳳菜靈芝之語。卽宦游其地者。亦用牛乳作飯。其食法。先將乳酪幾斗。熬煎數沸。盛貯盆盎。臨用取一二鍾。着滾水調食。凡食二三鍾飽。與噉米麪無異。屬夷盡番僧例。有賞賚。用紅布及供佛線香等項。番僧皆念佛。稱佛號不去口。然性獐悍。稍忤意。輒相格殺。番地產黃金。富僧輒用金飾屋。俗貴茶。中國携茶與之。卽以金贈。雖一手掌茶。可博金一握。綏寧鄉紳袁煒。爲余言甚悉。袁嘗官松潘。鱗魚腰間環有紅鱗一帶者。名魚阜。隸漁人得此。是年鱗魚最多。以進內使。內

使必張謙會集司道。設水盂。畜魚阜隸。共相稱賞。

道州藕嶠之作蓮花香。氣味異常。藕卽茂叔先生所遺種。茂叔道州人。

辰溪縣對江有鐘鼓洞。在山罅中。路窄難上。白日非火炬不可陟。其所謂鐘鼓。聊取意而已。有鄒南阜先生題石一律。至天柱縣鐘鼓洞。平曠可憩。目境甚豁。鐘鼓天然成韻。真奇蹟也。

湖廣黃陂縣。九歲幼童熊鼎鉉。持文稿呈送按院。陸蒙稱賞勉厲。又同縣有三歲神童。未曾讀書。能作詩對句。亦到省。見各上司。俱天啟六年五月間事。時余在任見報。

諸葛武侯壘石爲八陣圖。悞入者迷惘不能出。神宗時周巡撫敬松過其地。詢問八陣圖跡。從者指壘石以對。周心疑英雄欺人。輒命軍士拋擲江中。頃刻而盡。至次早見舊壘痕蹟如故。不但位置無紊。並壘疊痕蹟宛然無改。以此人益敬異。

綏寧早禾在六月刈割。俗以六月十六日食新。雖禾未全登。各家先取數攢春。

米作飯。余時在夏柳里。居民薦新米一盃。隨命庖人作飯。味頗甘芳。丙寅夏季既望也。

綏寧晚禾收穫。亦在秋杪。與我鄉同。其米煮飯甚黏。搗粉作漿。用以裱畫。經數十年不脫。各鄉不栽麥。無麩。夏月水粉亦搗米爲之。與吳中荳粉相似。民俗不用醬。間有造醬者。亦以米粉代麩。號爲米醬。味殊不鮮。

德山古刹在常武城外十里許。風景大類吾浙武林淨寺。而幽靚倍之。修篁層遶環帶。何至數十萬竿。爽籟襲裾。翠色刺眼。令人凝睇不能去。後殿老檜二株。大俱十數圍。聳秀可愛。寺僧云。此周金剛祖師道場也。

緬鈴出緬甸。彼中三四歲小兒。便將一顆嵌置。莖物俗之淫戲如此。今誤呼緬鈴爲兔淫。

真山如假山者。秀。據余所見。辰溪臨江諸山。頗有之。假山如真山者。奇。庶幾錫山秦園。華亭顧氏東園乎。秦園臨水石灘。灌木高廕。莓蘚鱗綴。真是天鏟。豈落人工。

辰江白壁崖。蜿蜒江滸。石色俱瑩潔如玉。

黔楚間大山中人跡罕到。往往爲獠人所居。採食山毛懸崖老樹。生有木菌。大者重數斤。色白如雪。枝莖拳攣。葉瓣如手掌。瑩潤可愛。煮食甘鮮芳腴。美不可言。食品無一可舉似者。眞奇味也。丙寅冬。余在扶叢鄉。獠人曾携獻嘗之。

辰溪臨江一山。有遇仙洞。深廣敞豁。可容百餘人。中有石大士像。天然削就。長約丈許。衣褶纓絡。頭面手足。宛宛畢具。洞口一石飛翔如燕。余以天啟六年六月廿九日過此。艤舟一登。是日炎暑酷烈。甫入洞。涼氣四襲。膚際栗然。眞可銷夏。洞東西兩傍。各通一道。俱可穿出口。

去遇仙洞數十武。山頂有船一隻。橫嵌峽際。過者輒望見。問之長年。云仙人船。是沉香木所製。或云是楠木。俱不可曉。然船在山巔。又半嵌半露。其爲仙蹟無疑也。

辰沅間漁人。有用水獺捕魚者。其獺必預畜教習。習熟既久。每出捕魚。先將一大魚切作數片。驅獺三四枚入水。呵令捕魚。少頃得魚。輒取碎魚一片啖之。復

令再捕。以養鷹法施之水族。亦是一奇。魚大至二三十斤者。兩三獺朋擁浮水。人隨網之。

大理石初採時。柔軟可卷。取出見風始堅勁。採石工必諳畫理。臨採携畫譜進壑。遇可點綴處。輒用指法那移添湊。片片揭下。席卷懷出。故大者最難得。

氏族複姓外。又有三字姓。如魏代侯莫陳崇。侯莫陳爲姓。崇則名也。宋時有侯莫陳利用。或其後裔。不可知。又有阿姓那氏。白巴公氏。皆三字姓也。余初至綏寧時。兵房吏送哨軍冊。一軍名帥靈干保。甚異之。查係苗種。則三字姓。今時亦有也。

子瞻書羅池碑。粵西人泛海必載以偕行。謂可鎮風濤。

綏寧岳溪鄉。一田夫夜行遇虎。被虎爪住。田夫隨用手擒虎不放。口中大喊有虎。與虎厮扭。滾落田坡數層。虎遂捨去。田夫止背面有二處傷。竟不死。可見氣力虎亦有限。只因人素畏虎。見卽膽喪。以此爲其所害。然畢竟此田夫。亦是被酒而出。故膽旺如是。

丙寅冬孟。余自辰沅回舟。從新路登陸。道經鐵坡嶺。截壁如削。危峰插天。坡路甚窄。甚險。然甚奇。紆縈幽蒨。到處有十步九迴之致。溪流一綫。自石磴中瀉出。聲琅琅。類戛玉。余低徊瞻顧久之。因念如此奇勝。埋沒亂山中。未經韻人點破。政如夷光未遇范少伯時。徒憐心自憐耳。

余前載。獠人居無定所。凡高山人跡罕到處。輒結窩。栖止。種植粟黍。或一二年。三五年。輒移去。丙寅五月。余在扶叢鄉。有五獠人扣門乞見。携木薑土茶等來。餉余。止受木薑。以作羹。味如茱萸醬。頗可用。苗民得牛肉。輒生啖。宰牛剖腹。取牛肚。輒裂破。分飼牛。大腸矢。爭取吞咽。以爲能除脾疾。

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經火不然。卽今火布是也。

赤海之壩。有長臂人。身形類中國。臂長三丈。周穆王封長股於黑水之西河。長股今赤海東長脛國是。足脛輒數尋。

粵俗修佛寺。必宰猪羊。備陳牲醴。與吳中賽神畧同。風俗之異如此。我鄉飲酒肉者。不敢造經壇。彼乃以酒肉作供具。何其背謬之甚。是亦佛教中異端也。

包公以孝廉知綏寧縣。著循吏聲。此其所述綏事居多。可備邑乘也。嘗自言賦性踈慵。生平最怕有三。怕人來拜。怕人送禮。怕人請宴。然公游宦所經。烏能免此三者。若余之杜門守拙。得無亦有所怕而然歟。甌山金忠淳識。

桂海果志

宋 范成大

世傳南果以子名者百二十。半是山野間草木實。猿狙之所甘。人強名以爲果。故余不能盡識。錄其識可食者五十五種。

荔枝。自湖南界入桂林。纔百餘里。便有之。亦未甚多。昭平出。燠核。臨賀出綠色者尤勝。自此而南。諸郡皆有之。悉不宜乾。肉薄味淺。不及閩中所產。

龍眼。南州悉有之。極大者出邕州。圍如當二錢。但肉薄不能遠過。常品爲可恨。餛頭柑。近蒂起餛頭尖者。味香勝。可埒永嘉孔柑。

金橘。出營道者爲天下冠。出江浙者皮甘肉酸。不逮矣。

綿李。味甘美勝常品。擘之兩片。開如離核桃。

石栗。圓如彈子。每顆有梗抱附之。類杓柄。肉黃白。甘韌似巴欖子仁。附肉有白。鑿不可食。發病。北人或呼爲海胡桃。

龍荔。殼如小荔枝。肉味如龍眼。木身葉亦似二果。故名。可蒸食。不可生啖。令人

發癩。或見鬼物。三月開小白花。與荔枝同時。

木竹子。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秋冬間實。

冬桃。狀如棗。深碧而光。軟爛甘酸。春夏熟。

羅望子。殼長數寸如肥皂。又如刀豆。色正丹。內有三實。煨食甘美。

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蜜煎。

烏欖。如橄欖。青黑色。肉爛而甘。

方欖。亦橄欖類。三角或四角。出兩江州洞。

椰子。木身。葉悉類欖。檳榔之屬。子生葉間。一穗數枚。枚大如五升器。果之大者。謂惟此與波羅蜜等耳。皮中子。殼可爲器。子中瓢白如玉。味美如牛乳。瓢中

酒新者極清芳。久則渾濁不堪飲。

蕉子。芭蕉極大者。凌冬不凋。中抽幹長數尺。節節有花。花褪葉根有實。去皮取肉。軟爛如綠柿。極甘冷。四季實。土人或以飼小兒。云性涼。去客熱。以梅汁漬暴乾。按令扁。味甘酸。有微霜。世所謂芭蕉乾者是也。又名牛子蕉。

雞蕉子。小如牛蕉。亦四季實。

芽蕉子。小如雞蕉。尤香嫩甘美。秋初實。

紅鹽草果。取生草荳蔻入梅汁鹽漬。令色紅。暴乾以薦酒。

鸚鵡舌。卽紅鹽草果之珍者。實始結。卽頻取紅鹽乾之。纔如小舌。

八角茴香。北人得之以薦酒。少許咀嚼甚芳香。出左右江州洞中。

餘甘子。多販入北州。人皆識之。其木可以制器。

五梭子。形甚詭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味酸。久嚼微甘。閩中謂之羊桃。

黎矇子。如大梅。復似小橘。味極酸。

波羅蜜。大如冬瓜。外膚礪礪如佛髻。削其皮食之。味極甘。子練悉如冬瓜。生大

木上。秋熟。

柚子。南州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打碑者卷皮醮墨以代氈刷。宜墨而不損紙。極便于用。此法可傳。但北州無許大柚耳。

櫓罌子。大如半升碗。諦視之。數十房攢聚成毬。每房有縫。冬生青。至夏紅。破其

瓣食之微甘。

槎擦子。如錐栗。肉甘而微澀。

地蠶。生土中。如小蠶。又似甘露子。

赤柚子。如橄欖。皮青肉赤。以下並春實。

火炭子。如烏李。

山韶子。色紅。肉如荔枝。以下八種並夏實。

山龍眼。色青。肉如龍眼。

部諦子。色黃。如大石榴。

木賴子。如淡黃大李。

粘子。如指面。大褐色。

羅晃子。如橄欖。其皮七重。

千歲子。如青黃李。味甘。

赤棗子。如酸棗。味酸。